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陝西通志卷一百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劉涓

檢討_臣德生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_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_臣盧遂

勝錄監生_臣朱坤

欽定四庫全書

陝西通志卷一百

拾遺三

權奇

滑稽

神異

鑒戒

權奇

秦晉戰於韓原秦獲晉侯以歸穆姬聞晉侯將至以太
子瑩弘與女簡璧登臺而履新焉使以免服衰經逆且
告曰若晉君朝以入則婢子女以死夕以入則朝以死
唯君裁之乃舍諸靈臺

左傳

楚攻魏張儀曰不如與魏以勁之魏戰勝復聽於秦必入西河之外不勝魏不能守王必取之王用儀言魏兵罷敝恐懼秦果獻西河之外

戰國策

列士傳曰秦昭王會魏王魏王不行使朱亥奉璧一雙秦王大怒置朱亥虎園中亥瞋目視虎目皆皆裂血出

濺虎虎不敢動

水經注

戎使由余觀秦繆公退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奈何廖曰戎王處僻匿未聞中

國之聲君試女樂以奪其志為由余請以疎其間留而
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
也繆公曰善令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戎王受而悅之
由余數諫不聽遂降秦

史記秦本紀

關中長安樊仲子槐里趙王孫長陵高公子西河郭公
仲雖為俠而逡遜有退讓君子之風

史記游俠傳

季布者楚人也弟季心氣蓋關中長事素絲弟畜灌夫
籍福之屬嘗為中司馬中尉郅都不敢不加禮少年多

時時竊籍其名以行當是時季心以勇布以諾著聞關

中

史記
本傳

母鹽氏關中人吳楚兵起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
賁貸子錢家子錢家以為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母
鹽氏出捐千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

母鹽氏息十倍用此富關中

史記貨
殖傳

段紀明久為邊將威震西土其後賈詡察孝廉為郎以
疾病去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氐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

翊曰我段公外孫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詗實非
段甥假以恩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

冊府

元龜

太祖征劉備先遣達至斜谷觀形勢道逢水衡載囚人
數十車達以軍事急輒竟重者一人皆放其餘太祖善

之

三國志
賈達傳

楊忠華陰人小名奴奴召居帳下嘗從太祖狩於龍門
忠獨當一猛獸左挾其腰右拔其舌太祖壯之北臺謂

猛獸為拵于因以字之

周書楊忠傳

唐柴紹之弟某有材力輕趨迅捷踊身而上挺然若飛
十餘步乃止太宗令取趙公長孫無忌鞍韉仍先報無
忌令其守備其夜見一物如鳥飛入宅內割雙韉而去
追之不及又遣取丹陽公主鏤金函枕飛入內室以手
撫公主面上舉頭即以他枕易之而去至曉始覺嘗著
吉莫靴走上磚城且至女牆手無攀引又以足蹈佛殿
柱至簷頭捻椽覆上越百尺樓閣了無障礙太宗奇之

曰此人不可處京邑出為外官時人號為壁龍

天中記

李靖為岐州刺史人或告其謀反高祖命御史按之謂曰靖反且實便可處分御史知其誣同行數驛佯失告狀驚懼鞭撻行典乃祈求於告事者曰李靖反狀分明親奉進旨今失告狀幸救某命更請狀告事者乃疏狀於御史驗與本狀不同即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御史具

奏請不坐

鴻書

馬周初入京至霸上逆旅數公飲酒不顧周周市斗酒

自
卷一百
濯足衆異之

眉公
秘笈

中書舍人郭正一破平壤得一高麗婢名玉素極殊艷
令專知財物庫正一夜須漿水粥玉素乃毒之而進正
一急曰此婢藥我索土漿甘草服之良久乃解覓婢不
得并失金銀器物十餘事錄奏勅令長安萬年捉不良
眷爛求賊鼎沸三日不獲不良主帥魏昶有策略取舍
人家奴選年少端正者三人布衫籠頭至街縛衛士四
人問十日內已來何人覓舍人家衛士云有投化高麗

留書遣付舍人捉馬奴書見在檢云金城坊中有一空宅更無語不良往金城坊空宅並搜之至一宅封鎖甚密打鎖破開之婢及高麗並在其中拷問乃是投化高

麗共捉馬奴藏之奉敕斬於東市

朝野僉載

上藩邸時戲游城南有書生延上過其家家貧止一驢書生殺驢備饌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名乃王琚也自是上每游韋杜必過琚家諮議及韋氏專制密言於琚曰亂則殺之又何疑也上遂納琚謀戡定禍難累拜中

書侍郎竇預配享

開天傳
信記

李相夷簡未登第時為鄭縣丞涇軍之亂有使走驢東去甚急夷簡入白刺史曰聞京城有故此使必非朝命

請執問之果朱泚使於朱滔者

國史補

李沂公鎮鳳翔屬邑民因耨田得馬蹄金一匁送於縣署宰邑者慮公藏主守不嚴置於私室信宿重開視之皆為土塊以狀聞府遣吏按其事宰邑者莫能自白遂以易金伏罪時袁相公滋在幕中疑此事沂公曰非判

官莫探情偽素相曰諾因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
間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遂於列肆索
金鎔瀉與塊形等既成秤其半已三百斤矣詢其負擔
人力二農工舁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
可舉明其即路金已化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遂獲雪

劇談
錄

開元中吳郡士人入京應明經至京閒步曲坊逢二少
年揖士人而過色甚恭後數日又逢二人揖之請行士

人強隨之至其處舍宇極整升堂列筵甚盛及午見一
女子乘車至容色甚佳二人羅拜女亦不答揖客入宴
酒數巡女子捧盃問士人曰聞君有妙技肯賜觀乎士
人遜謝曰某但能着靴於壁上數步女曰請試之士起
行於壁上不數步而下女乃顧坐中諸少年各令呈技
有行於壁上者有手緣椽行者少頃女子起辭士人出
驚惶不安又數日途中復見二人曰欲假駿騎可乎士
人許之至明日聞宮苑中失物掩捕其賊惟收得馬驗

問馬主遂收士人入內勘問驅入小門吏自後推之倒落深坑仰望屋頂惟見一孔深夜悲惋之極忽見一物如鳥飛下覺至身乃人也以手撫士曰母驚某在無慮也聽其聲則向女子也用絹重縛士人胸膊訖以絹頭繫女身聳然飛出宮城去門數十里乃下

劍俠傳

韓翃少負才名天寶末舉進士居長安隣有李將軍妓柳氏李每至必邀韓同飲一日酒酣謂韓曰秀才當今名士柳氏當今名色以名色配名士不亦可乎韓懇辭

李卒授之韓來歲成名淄青節度侯希逸奏為從事以
世方擾不敢以柳自隨置于都下期至而迓之連三歲
不果迓後翊隨侯希逸入朝尋訪不得已為番將沙吒
利所劫翊悵然不能割一日淄青大校置酒邀韓座人
曰韓員外風流談笑未嘗不適今日何慘然耶韓具話
之有虞侯將許俊年少被酒起曰俊嘗以義烈自許願
得負外手筆數字當立致之韓與之俊乃急裝乘一馬
牽一馬而馳迓趨沙吒利之第會吒利出即以白曰將

軍墜馬且不救遣取柳夫人柳驚出即以韓札示之挾
上馬絕馳而去座未罷以柳氏授韓曰幸不辱命時吒
利初立功代宗方優借大懼禍作闔坐同見希逸白其
故希逸扼腕奮髯曰此我往日所為事俊乃能爾乎立
修表上聞深罪沙吒利代宗御批曰沙吒利宜賜絹二
千疋柳氏却歸韓翃

外史章
臺柳傳

唐彭先覺叔祖博通膂力絕倫嘗於長安與狂士魏弘
哲宋令文馮師本角力博通堅卧命三人奪其枕三人

力極牀脚盡折而枕不動嘗與家君同飲會瞑獨持兩

牀降階就月於庭酒俎之類略無傾瀉

御史臺記

德宗初登勤政樓外無知者望見一人衣綠乘驢至樓下仰視久之俛而東去上立遣宣示京尹命以物色求之尹召萬年捕賊官李錡使促求訪李尉佇立思之曰必得出召幹事於春明門外數里內應有諸司舊職事伎藝人悉搜羅之而綠衣者果在其中詰之對曰某天寶教坊樂工也上皇時數登此每來鵠必集樓上號隨

駕老鷗其自罷居城外更不復見今羣鷗盛集又覺景
光宛如昔時心知聖人在上悲喜且欲泣下以此奏聞
勅盡收此輩李尉亦為京尹擢用後至郡守

國話錄

郭晞在邠州縱士卒為暴節度使白孝德患之涇州刺
史段秀實自請補都虞孝德從之既署一月晞軍士十
七人入市取酒以刃刺酒翁壞釀器秀實列卒取十七
人首注槊上植市門晞一營大譟盡甲孝德震恐召秀
實曰奈何曰無傷也請往解之孝德使數十人從行秀

實盡辭去選老健者一人持馬至晞門下甲者出秀實笑且入曰殺一老卒何甲也吾戴吾頭來矣晞出秀實讓之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終始今常侍恣卒為暴行且致亂亂則罪及副元帥郭氏功名存者幾何言未畢晞再拜叱左右解甲散還伍

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

有江節者其母避瘡於村西祿田寺金剛下因假寐感而生節節有神力入長安行到東渭橋橋邊有石獅子重千斤節指而告人曰吾能提此而擲之人不信節遂

提獅子投之丈餘衆駭異遂賂請節又提而致之故地
尋薦入禁軍補神策軍將嘗對御俯身負一石礮置二
丈方木于礮上上又置一床上坐龜茲樂人一部奏曲
終下無壓重之色德宗甚寵惜之

欽州
圖經

貞元中有常自東嘗遊太白山棲止段將軍莊段素知
其壯勇一日眺望山谷段將軍曰昔二僧居山頂聞樵
者說僧為怪物所食又聞人說有二夜叉亦無人敢窺
自東怒曰今夕必挈夜叉首至門下遂仗劍奮衣捫蘿

躡石至精舍見佛堂內細草茸茸似有巨物偃寢四壁
多掛野蕘玄熊或庖炙之餘自東度夜又未至遂拔栢
樹徑如碗為杖扃其戶以石佛拒之夜未分夜又挈鹿
而至怒其扃鑄大叫以首觸門折石佛而踣於地自東
以栢樹撾其腦死而拽之入室又闔其扉頃之復有夜
叉繼至亦哮吼觸扉復踣于戶闕又撾之亦死遂掩關
烹鹿而食及明斷二夜叉首示段段大駭曰真周處之

儔矣

太平
廣記

唐韋行規少遊京西暮止店中既而欲無程歸第老人
曰勿夜行此地多盜韋云某留心弧矢無虞也因行數
里天晚有人尾之韋叱不應連發矢中之不退矢盡韋
懼策馬行有頃風雷驟至韋下馬負大樹見空中雷電
相逐漸偏樹杪韋乃投弧拜乞命風雷漸息韋顧樹枝
葉剪擊盡矣行李胥失遂返前店老人笑曰客勿恃弓
矢須知劍術引韋入後院指行李曰聊相試耳又出桶
板一片昨夜之箭悉中其上韋請學其術不許

劍俠傳

義成監軍薛盈珍欲奪節度使姚南仲軍政乃遣小吏程務盈乘驛誣奏南仲罪牙將曹文洽亦奏事長安知之晨夜兼行追及務盈于長樂驛

按長樂驛唐時在富平境

與之同

宿中夜殺之沈盈珍表於厠中自作表雪南仲之冤且首專殺之罪亦作狀白南仲遂自殺明旦門不啟驛吏排之入得表狀於文洽尸旁上聞而異之徵盈珍入朝

通鑑

唐大厯中有崔生者其父為顯僚與蓋天之勲臣一品

者熟生時為千牛父使往省一品疾生少年容貌如玉
一品忻然命坐與語時三妓居前以金甌貯緋桃擘之
沃以甘酪而進一品命衣紅綃妓者擎一甌與生食辭
去一品命紅綃送出院時生回顧妓立三指又反掌者
三然後拍胷前小鏡子云記取生歸恍然凝思日不暇
食時家有崑崙奴磨勒顧謂曰郎君心中有恨何不報
老奴生具告之又白其隱語磨勒曰立三指者宅中十
院歌姬此第三院耳反掌三者數十五胸前小鏡子十

五夜月圓如鏡令郎來耳磨勒笑曰後夜乃十五夜請
深青絹兩疋為郎君製束身之衣一品宅有猛犬當為
郎君搗殺之泊十五夜三更與生衣青衣遂負而踰十
重垣至第三院繡戶不扃金釭微明惟聞妓長嘆而坐
生褰簾而入姬躍下榻執手曰郎君有何神術而能至
此生具告磨勒之謀姬召入以金甌酌酒而飲之徐白
生曰賢爪牙既有神術何妨為脫狴牢所願既伸雖死
不悔磨勒曰此亦小事耳遂負生與姬飛出峻垣十餘

重守禦者及旦方覺一品大駭曰此必俠士挈之無更
聲聞姬隱崔生家二載花時駕小車遊曲江為一品家
人誌認白之一品召崔生詰其事懼不敢隱遂言奴磨
勒一品曰他事不問某須為天下人除害命甲士五十
人嚴持兵仗使擒磨勒磨勒持匕首飛出高垣瞥若翅
翎疾同鷹隼攢矢如雨莫能中之頃刻不知所向後十
餘年有人見磨勒賣藥於洛陽市容顏如舊崑崙奴傳
黎幹為京兆尹時曲江禱雨獨有老人不避黎怒杖背

二十如擊鞞革黎疑非常人命老坊卒尋至蘭陵里入
小門大言曰我今日困辱甚可具湯也坊卒反白黎黎
因敝衣至其處曰向迷丈人物色罪當十死老人驚起
曰誰引君來此即具酒設席語及養生術言約理辯因
曰老夫有一技請為尹設遂入良久紫衣朱鬢擁劍長
短七口舞於庭中迭躍揮霍攬光電激有短劍二尺餘
時時及黎之衽食頃擲劍植地揖黎而入黎歸臨鏡方
覺鬚剝落十餘翌日復往室已空矣

西陽雜俎

張松壽為長安令時昆明池側有劫殺奉勅十日內須獲賊壽至行劫處尋蹤緒見一老婆于樹下賣食以從騎馱入縣供以酒食經三日還以馬送舊坐處令一腹心人看有人共婆語即捉來須臾一人來問明府若何為推遂即被布衫籠頭送縣一問具承贓並獲時人以

為神明

朝野僉載

興元兵亂殺李絳以尚書右丞溫造為山南西道節度使造至褒城遇興元都將衛志忠征蠻歸造密與之謀

誅亂者以兵八百人為牙隊五百人為前軍入府分守諸門造視事享將士於牙門造曰吾欲問新軍去留之意宜悉使來前既勞問命坐行酒志忠密以牙兵圍之既合唱殺新軍八百餘人皆死其手殺絳者斬百段

通鑑

唐王仙客尚書劉震之甥少孤隨母歸外氏與震之女無雙幼相狎愛劉氏疾且死召震以仙客為託無令無雙歸他姓仙客護喪歸葬襄鄧服闋抵京值涇原兵反驚走歸襄陽三年後知尅復京師乃入京訪舅氏消息

遇舊使蒼頭塞鴻乃聞尚書受偽官與夫人皆處極刑
無雙已入掖庭惟所使婢采蘋在金吾將軍王遂中宅
乃厚價贖之稅屋與鴻蘋居尋為富平縣尹知長樂驛
累月忽報中使押領內家三十人往園陵備灑掃輶車
十乘下驛中訖仙客恐無雙在焉因令塞鴻為驛卒烹
茗於簾外夜深忽聞簾下語曰塞鴻汝爭知我在此耶
鴻曰郎君見知此驛疑娘子在此令鴻問訊無雙曰明
日我去後汝於東北舍閣子中紫褥下取書送郎君其

書後云常見敕使說富平古押衙人間有心人今能求之否仙客尋訪古押衙見於村野凡所願必力致之一
年未開口古生忽曰察郎君意將有求於老夫老夫乃
一片有心人也仙客泣拜以實告古生仰天以手指腦
數四曰此事大不易然與郎君試求不可旦夕便望半
歲無消息一日謂仙客曰宅中有人識無雙否仙客以
采蘋對古生端相喜曰暫借三五日後累日忽傳有高
品過處置園陵宮人仙客心甚異之是夕更深聞扣門

甚急及開門乃古生領一篋子入謂仙客曰此無雙也
今死矣後日當活仙客抱入閣子中獨守之至明遍體
有暖氣至夜方愈古生曰比聞茅山道士有藥術服之
立死三日却活某使人求一丸采蘋假作中使以無雙
逆黨賜此藥令自盡至陵下託以親故百緡贖其尸道
路郵傳皆厚賂必免漏泄處置訖老夫為郎君自刎門
外有擔子十人馬五匹絹二百疋五更挈無雙便發變
姓名浪跡以避禍言訖舉刃仙客救之頭已落矣並尸

蓋覆訖潛奔蜀下峽終老襄鄧間

唐薛調撰

憲宗元和八年上以用兵事委武元衡李師道所養客
請密往刺之元衡入朝出所居靖安坊東門有賊自暗
中突出射殺之取其顱骨而去又入通化坊擊裴度傷
其首墜溝中度袒帽厚得不死僞人王義自後抱賊大
呼賊斷義臂而去京城大駭賊遺紙於金吾及府縣曰
毋急捕我我先殺汝詔中外所在搜捕神策將軍王士
則等告王承宗使張宴等殺元衡李師道客竟潛匿亡

去通鑑

京國豪士潘將軍在光德坊有玉念珠貯以繡囊玉合
一日啓囊亡珠主藏者密話於王超超他日過勝業里
北街有女子年十七八衣裳襤褸著木履道側值少年
蹴踘接送高數丈超異之因結為甥舅見其累日不繫
設穀則水陸異珍吳中初進洞庭橘恩賜宰臣女以二
枚贈超超甚疑嘗從容謂曰潘將軍失念珠知否微笑
曰從何知超曰若可得當厚酬女子曰舅詰旦於慈恩

寺塔院相候超往女子已至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走疾若飛鳥忽舉手示超歛然攜念珠下曰便可將還超送詣潘備金帛為贈明日訪之已空

室矣

劇談錄

唐文宗嘗寶白玉枕乃德宗朝于闐國所貢也置寢殿中一旦忽失所在上驚駭移時下詔都城索賊有龍武蕃將王敬弘常蓄少僕神彩俊利一日敬弘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姬善鼓胡琴四座酒醉因請度曲辭以樂器

非妙須常御者彈之時中漏已傳求之不及頃之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敬弘驚異時失枕搜捕嚴急宴罷敬弘問曰汝殆俠士耶小僕曰非有此但能行耳因言偷枕者田膨郎也勇力過人且善超越苟非折其足雖千兵萬騎亦將奔走自茲再宿候于望仙門伺便擒之是時涉旬無雨塵埃頗甚跬步間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毬杖擊折其左足仰而言曰我偷枕來不怕他人惟懼子耳既此相值豈復多

言於是上得賊甚喜引彭郎臨軒詰問具陳常在宮內
往來遂令凡內外囚繫悉原赦之

劍俠傳

京兆尹薛元賞常詣李石第聞石方坐廳事與一人爭
辯甚喧使覘之云有神策軍將訴事元賞趨入責石曰
相公綱紀四方近不能制一軍將何以鎮服四夷即趨
出上馬命左右擒軍將俟於下馬橋至則已解衣跪之
矣其黨訴於仇士良士良遣宦者召之元賞曰屬有公
事遂杖殺之乃白服見士良士良知軍將已死無可如

何乃呼酒與元賞歡飲而罷

通鑑

咸通中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有村人驅
驢負薪適當其道季弘怒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
者驚駭後泊商山逆旅有老嫗愁憤吁歎季弘問之曰
有新婦悖德制之不可季弘笑曰當為主人除之日暮
婦人負薪歸季弘召而謂曰我在長安即聞汝倚氣力
不承事阿家婦曰只如某年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
一事輒引手於季弘所坐盤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

痕深可數寸李弘汗落神駭

劇談錄

陳子昂初入京不為人知有賣胡琴者以千緡市之衆驚問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不為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遍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京都

酉陽雜俎

張乖崖布衣時客長安旅次聞鄰家夜聚哭甚悲訊之

其家無他故乖崖力叩之主人遂以實告曰某在官不
慎嘗私用官錢為家僕所持欲娶長女拒之則畏禍從
之則女子失身所以舉家悲泣乖崖明日至門首候其
僕出即曰我白汝主人假汝至一親家僕遲遲強之而
去出城使導馬前至崖間即疏其罪僕倉皇間以刃揮
墜崖中歸告其鄰曰盛僕已不復來矣速歸汝鄉後當

謹於事也

聞見
後錄

宋元符年間衆人宿岐山縣客邸明日一人亡其首無

血官捕殺者踰年竟不得或云俠客氣劍中人無血

見聞

後錄

鄧弼字伯翊秦人也以力雄人鄰牛方鬪不可劈拳其脊折仆地市門石鼓十人舁弗能舉兩手持之行一日獨飲娼樓蕭馮兩書生過其下急牽入共飲弼自據中筵酒酣解衣箕踞拔刀置案上兩生素聞其酒狂欲起走弼止之曰弼亦粗知書四庫書從君問即不能答當血是刃兩生速摘七經數十義問之弼歷舉傳疏復詢

歷代史上下三千年纒纒如貫珠兩生相顧慘沮不敢
再有問弼索酒披髮跳叫曰吾今日壓倒老生矣秦定
間德王執法西御史臺弼造書請謁閤卒不為通弼曰
若不聞關中有鄧伯翊耶連擊踣數人聲聞於王令隸
人摔入弼盛氣曰公奈何不禮壯士王曰爾自號壯士
解持矛鼓譟前登堅城乎曰能百萬軍中可刺大將乎
曰能王顧左右曰姑試之問所須曰鍔鎧良馬各一雌
雄劍二王即命給予陰戒善禦者五十人馳馬出東門

外然後遣弼往王自瞻觀弼至衆槩並進弼虎吼而奔人馬辟易五十步已而烟塵障天但見雙劍飛舞雲霧中連斫馬首墮地血涔涔滴王撫髀歎曰誠壯士誠壯士命酌酒勞弼弼立飲不拜由是聲振一時

宋瀛鄧弼傳

榆林堡之敗總旗江通所領十人通乘良馬善走餘九人馬不能及通曰余走則脫餘皆不免人手吾不忍也乃下馬背相倚而立命九人曰不可不死中求生時天暑十弓惟二弓可射通視其來攻處則射之內六人中

賊矢通曰傷者毋坐坐則賊乘隙而攻吾俱死矣傷者立如令賊不敢逼皆得免歸

醫閭漫記

近有二賈路迷誤入終南山猿啼虎嘯意其必死望烟炊而進得草廬有老嫗訝之曰爾何來吾兒勇且武遇之則死宜速去二賈求哀老嫗不得已而止之俄有一勇士以鐵杖擔一虎一鹿而歸嫗語之二賈為通姓氏具告以失路艱辛之狀勇士憐之遂出酒肉為餉了無害意明旦二賈告行勇士送之半途而返且曰勿語吾

姓名恐見知也

萃野纂聞

秦中王某為商結隊偕發忽剪徑賊至王叱馭前進寇近皆僵立不動若膠其脛王行遠寇乃得轉動逸去蓋

以秘術制之也

曠園雜誌

明涇陽郭光緯兄光經早卒遺一子光緯撫之值歲荒度勢不能俱存乃自舍其次子攜姪並長子就食他方以全兩門宗祀郢上劉元勳記其事至比之鄧伯道云

涇陽縣志

滑稽

范雎至秦秦王見之離宮雎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
王來宦者怒逐之曰王至雎謬曰秦安得王獨有太后
穰侯耳王微聞其言乃屏左右跪而請教雎因說曰臣
居山東時聞齊之有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
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
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高陵進退不請

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
無王也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
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莫
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弊御於諸侯戰敗則
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
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今
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
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世之後有秦國者非王

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

史記列傳

優旃者秦倡朱儒也善爲笑言然合於大道始皇議欲大苑囿東至函谷關西至雍陳倉優旃曰善多縱禽獸於其中寇從東方來令麋鹿觸之足矣始皇以故輒止二世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寇來不可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陰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

史記

滑稽傳

齊助楚攻秦惠王患之張儀南見楚王曰大王苟能閉
關絕齊臣請使秦王獻商於之地方六百里楚王大悅
使人絕齊張儀知楚絕齊也乃見使者曰從某至某廣
從六里使者曰臣聞六百里不聞六里儀曰儀固小人
安得六百里

戰國策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東方朔時在旁
曰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
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須鹿觸之三當死帝默

然赦之

曼倩傳

漢武帝時上林獻棗上以杖擊未央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来来先生知此箇裏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朔曰呼朔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林也朔来来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

齊民要術

漢武游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浴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人

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雛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長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小說

王吉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啖吉吉知而去婦東家聞欲伐其樹鄰里止之因請吉還婦為之語云東家棗熟王吉婦去東家棗完婦去復還漢書王吉傳

王莽篡位後復上符命者莽盡誅時揚雄校書天祿閣

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

寂寞自投閣爰清靜作符命

漢書揚雄傳

李廣屏居藍田山中射獵嘗夜還至亭霸陵尉醉呵止

廣曰故李將軍尉曰今將軍尚不得夜行何故也

漢書李廣

傳

更始在長安所授官爵或膳夫庖人長安為之語曰竈

下養中郎將爛羊胃騎都尉爛羊頭關內侯

東觀漢記

丁邯京兆陽陵人也為漢中太守妻弟為公孫述將邯

收妻繫南鄭獄免冠徒跣自陳詔曰漢中太守妻乃係南鄭獄誰得搔其背垢者懸牛頭賣馬脯盜跖行孔子

語以邯服罪

注決錄

周天官選人沈子榮誦判二百道試日不下筆人問之榮曰今日誦判無一相當有一道蹟同人名又別至來年選判水磴又不下筆人問之曰我誦水磴乃是藍田

今問富平如何下筆聞者莫不撫掌

朝野僉載

秦王俊為尚書俊妃崔氏生男隋主喜頒賜羣臣直秘

書內省李文本博素貧人往賀之文本博曰賞罰之設功過

所存今王妃生男於羣臣何事乃妄賞也

通鑑

楊素關中人侯白山東人關中謂水為霸山東言擎將

去為揲

音其列反

刀去素嘗戲白曰山東固多仁義借一而

得兩曰若為得兩答曰有人從其借弓者乃曰揲刀去

豈非借一而得兩白應聲曰關中人亦甚聰明問一而

知二素曰何以得知白曰有人問北來多雨渭水漲否

答曰霸長豈非問一知二素於是服其辯捷

啟顏錄

釋元康入京見一法師盛集徒衆講經譏康無生徒康
為之解曰甘桃不結實苦李壓低枝太宗聞之詔入安

國寺講

全唐
詩話

貞觀中尹伊嘗為坊州司戶尚藥局牒省索杜若省符
下坊州供送伊判之曰坊州本無杜若天下共知省符
忽有此科應由謝朓詩誤華省曹郎如此判豈不畏二

十八宿向下笑人

大唐
新語

文德皇后既葬太宗於苑中作層觀以望昭陵嘗引魏

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上指視之

徵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

唐書魏徵傳

化度寺貞觀中有僧裴元智戒行修謹宛是修行人使

之守藏盜去黃金極多寢房壁上有詩曰將肉遣狼守

置骨向狗投自非阿羅漢誰能免得偷

靈異小錄

永徽元年上出獵遇雨問諫議大夫谷那律曰雨衣若

為則不漏對曰以瓦為之必不漏上悅

綱鑑補

唐長孫元同幼有機辯永徽中在京會宴衆因曰醴泉

去京不遠百姓遂行蠱毒須遠配流一人乃曰若令配
流處還有百姓此人復行蠱毒元同即云若令元同安
置必令得所諸人問之答曰但行蠱毒人並送與莫離
文作食手衆皆歡笑

啓願
錄

高宗時閭立本善畫為右相姜恪以邊將立功為左相
時人語云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

全唐
詩話

雖駱駝長安人其子昉與蕭佺駙馬遊時人語曰蕭佺
駙馬子雖昉駱駝兒非關道德合只為錢相知

全唐
詩話

唐內謁者監仇士良請以開府蔭其子千牛給事中李敏中判云開府階誠宜蔭子謁者監何由有兒士良慙

志

綱鑑補

陸餘慶轉洛川長史善論事而謬於判決人嘲云說事

則喙長三寸判事則手重五斤

全唐詩話

竇懷貞為京兆尹神龍之際京尉由墨勅入臺者不可勝數或謂懷貞曰縣官相次入縣事多辦否懷貞對曰倍辦於往時問其故曰好者總在僥倖者去故也聞者

皆大噓

大唐新語

玄宗為太子王琚至長安見之至庭中故徐行宦者曰
殿下在簾內琚曰何謂殿下今獨有太平公主耳上遽

召見與語

通鑑

玄宗嘗登苑北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
何人左右不知將遣使問之黃幡綽曰臣知之此是年
滿令吏上曰爾何以知對曰更一轉入流上大笑

松窗雜錄

宋璟為相朝集使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

一切勒還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臺治
之人多怨之會天旱優人作魃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
出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

耳上心以為然罷璟

世史
類編

唐天寶初玄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
侑儻雜以俳諧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兮臘
月前辦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青一隊兮黃一隊
熊蹯胸兮豹拏背珠一團兮繡一團玉鏤珂兮金鏤鞍

其後述聖德云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
自叙云今日是千年一遇叩頭莫五角六張上覽而奇
之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字奏云臣草此賦
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綴不願改之上聞顧
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春官衛佐而止焉

開天傳
信記

裴休廉察宣城未離京值曲江池荷花盛發同省閣名
士遊賞自慈恩寺各屏左右隨以小僕步至紫雲樓見
數人坐於水濱裴與朝士憩其旁中有黃衣半酣軒昂

自若指諸人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
任何官率爾對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廣德令及問裴
曰押衙所任何職裴效之曰喏郎不敢新授宣州觀察
使於是狼狽而去同坐亦皆奔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
日布至京華後於銓司訪之曰有廣德令請換羅江矣
宣皇在邸聞是說與諸王每為戲談

松憲
雜錄

魏奉古初任為雍州尉九日公宴有客草序五百言奉
古曰此舊文也授筆倒書之徐笑曰適覽記之耳

尚友錄

京城流俗僧道常爭二教優劣總章中興善寺為火所
焚東明觀道士李榮詠詩曰道善何曾善言興且不興
如來燒赤盡惟有一羣僧

全唐
詩話

元次山自叙遊長安中與丐者友或以友丐為太下者
然世有丐顏色於人丐名位於人者不此之羞而羞與

丐者伍耶

清暑
筆談

元和中長安有沙門善病人文章尤能捉語意相合處
張籍頗恚之冥搜得句曰長因送人處憶得別家時徑

往誇揚乃曰此應不合前輩意也僧笑曰此有人道了也籍曰向有何人僧冷吟曰見他桃李發思憶後園春

籍因撫掌大笑

撫言

元和中令狐楚鎮三峯時及秋賦榜云特置五塲試蓋詩歌文賦帖經為五盧弘正獨詣華試自謂獨步已試兩塲馬植下解狀既而植試登山採珠賦略曰文豹且異於驪龍採斯踈矣白石又殊於老蚌割莫得之楚服其精當遂奪弘正狀頭後弘正自承郎使判鹽鐵俄而

為植所據弘正以手札戲植曰昔日華元曾遭毒手今

來嵯務又中老拳

太平廣記

韋慶本女選為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為卷耳長安令杜松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

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羣居解頤

崔沆及第年為主爵錄事同年盧象俯近闕讌堅請假往洛下拜慶既而淹緩久之及同年讌於曲江亭子象以雕幘載妓微服鞞鞢縱觀於側遽為團司所發沆判

之略曰深攬席帽密映氍毹車紫陌尋春便隔同年之面

青雲得路可知異日之心

撫言

劉行敏令長安有崔生飲酒歸犯夜武侯執縛五更初
猶未解行敏至街逢之與解縛因戲詠之曰崔生犯夜
行武侯正嚴更幞頭拳下落高髻掌中擎杖迹胸前出

繩文腕後生愁人不惜夜隨意曉參橫

全唐詩話

唐三原縣令闕元一為人多忘曾至州於主人舍坐州
佐史前過以為縣典也呼欲杖之典曰某是州佐也一

慙謝而止須臾縣典至一疑其州佐也執手引坐典曰
某是縣典也又愧而止曾有人傳其兄書者止於階下
俄而里胥白錄人到一索杖遂鞭送書人數下其人不
知所以訊之一曰吾大錯顧直典向宅取杯酒喫瘡良
久直典持酒至一既忘其取復忘其被杖者因賜直典

飲之

朝野
僉載

唐道士程子霄登華山上方偶有顛仆郎中宇文翰致
書戲之曰不知上得不得且怪懸之又懸

諧味
錄

唐有內大臣學作別紙言語鳳翔節度使寄柴數車回

書謝云蒙惠也愚若干

盧氏雜說

會昌毀寺時有蘇監察者巡撫兩街諸寺見銀佛一尺已下者多袖之歸人謂之蘇捏佛或問溫庭筠云將何

對好遽曰無過蜜陀僧

尚書故實

長慶四年上欲幸驪山湯泉拾遺張權輿伏紫宸殿下叩頭諫曰昔周幽王幸驪山為犬戎所殺秦始皇葬驪山國亡玄宗宮驪山而祿山亂先帝幸驪山享年不永

上曰驪山若此之凶邪我宜一往以驗彼言十一月庚寅幸溫湯即日還宮謂左右曰彼叩頭者之言安足信

哉

鑑通

馮翊之東窟谷有隱士趙存者自云父諱君乘嘗事充公陸象先言充公之量非可測度為馮翊太守小軍等多名族子弟以象先性仁厚於是與府寮共約戲賭一人曰我能旋笏於廳前硬努眼眶衡揖使君唱喏而出其人便為之象先視之如不見又一叅軍曰吾能於使

君廳前墨塗其面著碧衫子作神舞一曲慢趨而出羣
寮皆曰不可其二叅軍便為之象先亦如不見其第三
叅軍又曰吾能於使君廳前作女人梳粧學新嫁女拜
舅姑四拜則如之何衆曰不可其第三叅軍遂施粉黛
高髻笄釵女人衣疾入深拜四拜象先又不以為怪弟
景融大怒曰家兄為三輔刺史今乃為天下笑具象先
徐語景融曰是渠叅軍兒等笑具我豈為笑哉

乾
驥
子

李克助為大理卿昭宗在華州鄭縣令崔鑾有民告舉

放綃刺史韓建令計以為賊奏下二旬定罪御史臺奏
罪當絞大理寺數月不奏建問李尚書崔令乃親情耶
何不奏李克助云俾公之政也韓云崔令犯賊奈何言
我之過李云聞公舉放數將及萬矣韓曰我華州節度
華民我民也李曰華民乃天子民非公之民若爾即鄭
縣民乃崔令之民也建服其論乃捨崔罪

聞奇錄

唐末劉訓京師春遊賞牡丹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在

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潛確類書

馮道鎮同州有酒務吏乞以家財修夫子廟道以付判
官判官素滑稽書絕句於判後云荊棘森森遶杏壇儒
官高貴盡偷安若教酒務修夫子覺我慚惶也大難道
有愧色出俸修之

香祖
筆記

向相延州詩云四時常有烟棚合三月猶無菜甲生又
有人嘲同州詩云三春花發惟樗樹二月鶯啼是老鴉

癸辛
雜識

李克用破黃巢收復長安時年二十八於諸將最少而

功第一諸將皆畏之克用一目微眇時人謂之獨眼龍

補綱鑑

陳希亮嘉祐中知鳳翔東坡初擢制科簽書判官事吏

呼蘇賢良公弼怒曰府判官何賢良也杖其吏

聞見後錄

蘇子瞻任鳳翔府節度判官章子厚為商州令二人同

遊南山抵仙遊潭下臨絕壁萬仞岸甚狹橫木架橋子

厚推子瞻過橋書壁子瞻不敢過子厚平步以過用索

繫樹躡之上下神色不動以漆墨濡筆大書石壁上曰

章惇蘇軾來遊子瞻拊其背曰子厚必能殺人子厚曰

何也子瞻曰能自拚命者能殺人子厚大笑

漫笑錄

石蒼舒字叔才雍人也蓄圖書甚富文潞公帥長安借

褚遂良聖教序墨跡一觀因令子弟臨一本休日宴僚

屬出二本令坐客別之客盛稱公者為真反以叔才所

收為偽叔才笑啟鄭公云今日方知蒼舒孤寒

玉照新志

張元

一作源

本華陰布衣嘗以詩干韓魏公公不納遂投

西夏迨王師失律於好水川元題詩於界上寺云夏竦

何曾聳韓琦未是奇滿川龍虎輦猶自說兵機其不遜

如此

清波雜志

司馬溫公為西京留臺或不張蓋自持扇障日程伊川謂曰公出無從騎市人或不識有未便者公曰某惟求

人不識耳

事文類聚

同州澄城縣有九龍廟然止一妃耳土人云馮瀛王之女也夏縣司馬才仲戲題詩云身既事十主女亦妃九

龍過客讀之者無不一笑

嬾真子

程伯淳遊終南山山僧云晏元獻公來獼猴滿山戲為
一絕曰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

何曾見始覺毛蟲更世情

明道文集

劉貢父知長安妓有茶嬌者以色慧稱貢父惑之被召
造朝茶遠送之貢父為夜宴痛飲有別詩曰畫堂銀燭
徹宵明白玉佳人唱渭城唱盡一杯須起舞關河風月
不勝情至關永叔直出道迂貢父貢父適酒病永叔戲
之曰非獨酒能病人茶亦病人

鴻書

太學生相聚各言物產以相嘲難東魯生曰一山一水
一秀才甲天下矣關中生曰何山曰泰山曰只有天在
上更無山與齊當在華山下矣又何水曰東海曰黃河
之水天上來東流到海不復迴乃屬河之委矣又秀才
誰也曰孔子曰文王我師也周公豈欺我哉孔子文王
之弟子也相與一笑是稱文譚

鴻書

郭文英韓城人明嘉靖中以大匠工師至工部右侍郎
賜二品服聰慧善詠諧會諸縉紳談及發科經書輒笑

自謂不佞起家木經衆為絕倒

韓城縣志

王給事崇為陝西主考出題四罪而天下咸服及考察汪鉉以其指已與羅峰也為羅峰誦之欲去崇羅峰曰

彼自出題耳爾非四凶安得即與招認

項甌東松憲錄

李自成據秦府大集士子考試出題曰道得衆則得國士子私相謂曰仍不離盜賊二字

延綏志

神異

二華之山本一山也當河河水過之而曲行河神巨靈

以手擘開其上以足蹈離其下中分為兩以利河流今
觀手跡於華嶽上指掌之形跡在腳跡在首陽山下故
張衡西京賦稱巨靈顛履高掌遠蹠以流河曲是也

搜神記

金星之精墜於終南圭峯之西因號為太白山其精化
為白石狀如美玉時有紫氣覆之

錄異記

禹鑿龍關之山亦謂之龍門至一空巖深數十里幽暗
不可復行有獸狀如豕銜夜明之珠其光如燭又見一

神蛇身人面禹因與神語即示禹八卦之圖列於金板之上又探玉簡授禹長一尺二寸以合十二時之數使量度天地禹即執持此簡以平定水土

拾遺記

渭水石柱橋舊有忖留神像此神嘗與魯班語班令其出忖留曰我貌很醜卿善圖物容我不能出班拱手與言曰出頭見我忖留乃出首班於是以脚畫地忖留覺之便還沒水故置其像於水唯背以上立水上

水經注

秦伯出狩至於咸陽天震大雷有火下化為白雀銜籙

集於公車

尚書中候

武都故道有怒特祠上生梓樹文公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有一人傷足不能行卧樹下聞有鬼語樹神曰秦若使人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塗伐汝汝得不困耶樹神無言明日病人語文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入不出故秦自是

置髦頭騎

錄異傳

秦始皇起雲明臺窮天下之珍木搜四方之巧工有二
人騰虛緣木揮斤斧於空中子時起工午時已畢秦人
謂之子午臺

鴻書

秦始皇大苑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狀如烏銜草覆死
人面當時起坐自活始皇遣使齎草問鬼谷先生答云
此東海祖洲不死草生瓊田中名為養神芝一株可活

一人

十洲記

秦始皇時有王道平長安人少與同村唐叔偕女誓為

夫婦尋道平被差征伐九年不歸其父母見女長成逼嫁他姓遂悒悒而死經三年道平還詢知往墓所悲號女魂自墓出問平何自而來本與君誓為夫婦為父母逼嫁結恨致死然念君夙願不忘妾身未損可以再生道平乃啓墓門捫看之其女果活隨道平歸他姓聞之驚怪申訴郡縣錄狀奏上斷還王道平為妻

搜神記

春秋後傳曰使者鄭客入函谷關至平舒道見華山有素車白馬謂鄭客安之答曰之咸陽曰吾華山君願托

書致鎬池君子之咸陽過鎬池見一大梓下有文石取以欸扣梓當有應者客行至鎬池取石扣梓應曰喏鄭客如睡覺而見宮闕若王者之居焉謁者出受書入

注

水經

武帝好微行於長安城西夜見一螭遊於路董謁曰昔未喜以金簪貫玉螭腹為戲今螭腹餘簪痕得非此耶

洞冥記

漢武宴於未央宮忽聞人語云老臣負自訴不見其形

良久見架上老翁長八九寸僂步至前帝問曰叟所訴者何翁仰看屋俯視帝足忽不見帝駭懼問東方朔曰其名爲藻無水木之精也陛下頃來頻修宮室斬伐其居故來訴耳仰看屋而後視足願陛下宮室足於此帝乃息役

述異記

秦驪山墳破行者見金鳧向南飛寶鼎元年張善爲日南太守郡民有得金鳧以獻者善考其年月即始皇墓

金鳧

賈志

神仙傳曰山中衛叔卿常乘雲車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言而去武帝悔求得其子度世令追其父度世入華山見父與數人博於石上勑度世還

水經注

宣帝以卓蓋車賜霍光至夜車輅上金鳳凰輒亡去至曉乃還後南郡黃君仲羅鳥得鳳凰入手即化成紫金守車人上云夜車輅上鳳凰飛去不返恐為人所得光甚異之後數日君仲詣闕上鳳凰帝疑之置承露盤上俄而飛去帝使人尋之直入光家止車輅上乃知信然

齊諧記

漢中有鬼神欒侯常在承塵上能知吉凶甘露中蝗大起所經處禾稻輒盡太守遣使告欒侯侯謂吏曰蝗蟲小事輒當除之言訖翕然飛出吏髣髴其狀類鳩聲如水鳥吏還具白太守即果有衆鳥億萬來食蝗須臾皆

盡

列異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着黃衣植青藜杖登閣而進見向暗中獨坐誦書老人乃吹杖端烟燃

向請問姓名云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子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之書授向

遂不見

拾遺記

張魯仕漢為漢中太守隱身學道曹操遣將攻漢中魯以手板畫地成河怒濤洶湧兵不得渡操將復率水兵將至岸魯又以手版畫河中輒聳一峯高千餘丈兵不

能進

尚友錄

張魯之女曾浣衣於山下有白霧濛身因而孕焉恥之

自裁將死謂其婢曰我死後可破腹視之婢如其言得龍子一雙遂送於漢水既而女殯於山後數有龍至其

墓前成蹊

道家雜記

漢楊寶年九歲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為鷗臬所搏墜於樹下取歸置巾箱中百日毛羽成一夕三更黃衣童子曰我西王母使者為鷗臬所搏君仁愛見拯乃以白環四枚與寶曰令君子孫清白位至三公當如此環

記
披神

漢末關中亂有發前漢時宮人塚者猶活既出復如舊
郭后愛念之常置左右問當時宮內事了了有次第山陵

雜記

魏景初中咸陽縣吏王臣家有怪其母夜寢聞竈下有
呼聲曰文約何以不來頭下枕應曰我見枕不能往汝
可來就我飲至明乃飯也即聚燒之其怪遂絕搜神記

晉扶風楊道和夏於田中值風雨至桑樹下霹靂下擊
之道和以鋤格折其肱遂落地不得去唇如丹目如鏡

毛角長三尺餘狀如六畜頭似獼猴

搜神記

隴西有辛道度者游學至雍城西見一宅有青衣女子在門道度詣門下求食女子入告俄出引道度入見一女曰我秦閔王女今日君來願為夫婦經三宿女曰不可久居乃取金枕送出未逾數步惟有一塚道度至秦以枕貸於市適秦妃出遊見枕疑之道度具以實告妃悲泣遣人發塚啓柩始信之歎曰此是我婿也遂封道度為駙馬都尉賜金帛車馬令還本國

搜神記
按法苑珠林載王

任女事與此
畧同不重載

弘農鄧紹嘗八月旦入華山採藥見一童子執五綵囊
子柏葉上露皆如珠滿囊紹問曰用此何為答曰赤松
先生取以明目言訖便失所在

續齊諧記

郗方回葬婦於驪山治墓多平夷古墳後壞一塚構制
甚偉器物殊盛塚發聞鼓角聲

蘇頌壠上記

魏興李宣妻樊氏義熙中過期不孕而額上有創兒穿
之以出長為將

幽明錄

符堅為赦與左僕射猛右僕射融密議於露堂有一大
蒼蠅入自牖間鳴聲甚大集於筆端驅而復來久之乃
去俄而長安街巷里民相告曰官今大赦有司以聞堅
驚謂融猛曰事從何泄推窮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黑大
言於市曰官今大赦須臾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

十六

國春
秋

南徐一士子從華山畿往雲陽見客舍有女子年十八
九悅之無因遂感心疾母問其故具以啟母母為至華

山尋訪見女具說女聞感之因脫蔽膝令母密藏於席
下卧之當已少日果差忽舉席見蔽膝持而泣之氣欲
絕謂母曰葬時車從華山度母從其意比至女門牛不
肯前須臾女粧點沐浴竟出歌曰華山畿君既為儂死
獨活為誰施君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棺應聲開女入
抱之遂活兩家相慶配為夫婦

誠齋
雜記

王胡長安人叔死數載元嘉二十三年忽形見還家責
胡以家事不理罰胡五杖傍人及鄰里並聞其語及杖

聲又見杖瘢而不見其形唯胡獨得親接俄而辭去

太平

廣記

延州刺史獨孤陀有婢曰徐阿尼事猫鬼能使之殺人云每殺人則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隋書陀傳云陀嘗索酒其妻曰無錢可酤陀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為我足錢也阿尼咒之猫鬼便向其家

通鑑注

長安懿德禪院內有大石回重五百斤隋末鄠縣沙門

法通自南莊致此法通初極厄劣夢人遺三馱筋使噉

之適噉一筋遽覺試舉大石白不以為困有寺僧行戲稱有力通竊其所服袈裟舉堂柱而壓之行戲見而驚異盡力莫能取通徐舉柱而取衆駭為神助

西京記

杜子春周隋間人少落拓徒行長安中一老人與錢三百萬一二年間稍稍而盡復來前期處得錢一千萬又一二年間貧過舊日復遇老人與三千萬子春曰吾得此人間之事可立感叟深惠唯叟所使老人曰吾心也子治生畢來歲中元見我於老君雙檜下子春及期往

老人遂與登華山雲臺峯入四十里餘見空屋嚴潔中有藥爐紫焰光發玉女九人環爐而立青龍白虎分據前後老人持白石三丸酒一卮遺子春食之訖戒曰慎勿語雖尊神惡鬼皆非真實但當不動不語一心念吾所言言訖而去道士適去有一人稱大將軍親衛數百仗劍張弓直入呵問皆不對怒而去俄而猛虎毒龍哮吼拏攫子春神色不動既而大雨晦暝流電吼雷若山川開破波及坐下子春端坐不顧未頃而將軍者復來

執其妻令取劉確妻叫哭竟不顧將軍曰此賊妖術已
成斬之斬訖見閻羅王苦無不嘗心念道士之言亦似
可忍王令作女生宋州為啞女有盧進士迎為妻生男
聰慧盧抱兒與之言不應盧大怒以兒頭撲石而碎血
濺數步子春愛生忘約不覺失聲云噫嘻聲未息身坐
故處道士亦在前初五更矣見烟火起屋室俱焚道士
歎曰措大誤余向使子無噫聲吾藥成子亦上仙仙才
難得也指路使歸

續玄
怪錄

高祖將封東嶽華山道士李播淳風父也遣劉仁軌問播播曰待問泰山府君遂令呼之良久府君至拜謁甚恭播曰唐皇帝欲封禪如何對曰合封其後帝遂封禪

釋海

隴西李義琰貞觀中為華州縣尉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讐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能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據案俯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乙打殺置於其所井中公可早驗不然恐被

移向他處不可尋覓義琰即親往果如所陳而讐家始

具款伏當時聞見者莫不驚歎

法苑珠林

俗說務本坊西門是鬼市或風雨曛晦皆聞其喧聚之

聲秋冬夜多聞賣乾柴云是枯柴精也又或中秋望夜

聞鬼吟云六街鼓絕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有和者

云九衢生人何勞勞長安土盡槐根高

歲時記

房玄齡杜如晦微時嘗偕之秦宿敷水店夜深對食忽
見兩黑毛手出燈下乃各以一災置手中有頃復出若

掬又各斟酒與之遂不復見食訖就寢聞街中連呼王
文昂忽一人應於燈下呼者曰東村延神酒食甚豐汝
去否對曰吾已醉飽被界吏差直二相蒙賜酒肉故不

得去

續玄
怪錄

負琴生遊長安日在酒市負一琴弄必淒切感人李太
白聞之就酒對飲因請作一調弄太白不覺愴然生曰
琴音傷人心不知爾亦傷心耶且曰君骨凡肉異非真
仙也但一貴人亦貴不久同醉而回後數日太白復於

長安南大樹下見之方欣喜欲就問忽然而滅

古今書抄疑仙

傳

鄭又玄性僇率假尉唐興官罷因入長安褒城逆旅有一童子十餘歲狀貌秀而慧謂又玄曰我與君故人省之乎又玄曰忘之矣童子曰我太清真人也上帝以爾有道氣使我生於人間與汝為友將授汝神仙之訣而汝輕果高傲終不得道言訖忽不見

神仙感遇傳

太宗時李淳風奏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京市

飲酒帝使人候之有胡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京酒肆飲酒使者宣勅七人笑曰此必淳風小兒言也忽不

見

國史異纂

貞觀中玉潤山悟真寺僧夜於藍溪忽聞有誦法華經者聲自地中發以標表其所明日窮表下得一顱骨在積壤中其骨槁然獨唇吻與舌鮮潤遂以石函置於千佛殿下自是後每夕常有誦經聲在石函內長安士女觀者千數後新羅僧竊石函去

宣室志

孫思邈隱居終南山時大旱西域僧請於昆明池結壇
祈雨凡七日縮水數尺池龍化為老人詣宣律和尚求
救曰弟子昆明池龍也胡僧利弟子腦將為藥命在旦
夕宣公曰可求孫先生至思邈石室求救孫謂曰我知
昆明池有仙方三千首能與予予將救汝老人曰此方
上帝不許妄傳今急矣固無所怯有頃捧方至思邈曰
爾第還無慮胡僧也自是池水忽漲溢岸胡僧羞恚而

死

百陽
雜俎

儀鳳中柳毅於涇陽見婦人牧羊道畔怪而問之曰洞庭龍君小女也問牧羊何用曰非羊也雨工也雷霆之類毅後配此女開元中猶在

異聞錄

有人遊終南山一乳洞洞深數里乳旋滴瀝成飛仙狀洞中已有數十眉目衣服形製精巧一處至晉以上其人因手承漱之經年再往見其像已成矣當手承處衣缺三寸不就

百陽
雜俎

汧陽郡有張四郎廟上元中有韋氏子客汧至廟解鞍

以憩見廟中有二屐子乃結草而成色白制度極妙生
收貯橐中及至郡郡守舍生於館亭中生以所得屐致
於前而寐明日已亡所在食頃乃於館亭瓦屋上得之
如是者三生僕乃竊於隙中伺之夜將半屐忽化為白
鳥飛於屋上韋生命取焚之乃飛去

宣室志

則天初稱周方具告天文有吏人見大周字上有兩仙
童長二三寸執刀剗削斯須失去周字人知唐必復興

鳳池編

萬歲元年長安道中有羣盜晝伏夜動行人往往遭殺
後有道士宿逆旅謂衆曰此當是怪深夜持一古鏡潛
伺之俄有一隊少年至兵甲完具齊呵責道士曰何不
顧生命道士以鏡照之少年棄兵甲奔走逐之約五七
里少年盡入一大穴中道士守之至曙却復逆旅召

衆發掘有大鼠百餘走出遂盡殺之其患乃絕

滿湘錄

開元中長安裴氏子於延平門外莊居嘗有一老父求
漿裴子待之甚謹積數年別去後三年復至裴子願從

學老父遂將西去至太白山下有石壁老父以杖叩之
須臾開乃一洞天老父引入留宿食以胡麻飲麟脯仙
酒裴告歸老父送之謂曰後二十年天下當亂此是太
白左淹洞至時可來此比至安史亂裴氏全家隱洞中
數年復出兄弟數人皆至大官

原化記

開元中吳人陸生貢舉在京常自駕其驢驢走生追至
終南山下見一徑直上生隨至一處有人家見驢繫樹
下生叩門一老人延生入見華堂邃宇林亭池沼蓋仙

境也將辭老人曰君當處此願之乎生拜謝老人曰授學合獻一女今授君一術求之令取一青竹如人長授之曰持此入城中朝官家投竹取女慎勿入權貴家生持杖入城誤入戶部王侍郎宅入閣見一女臨鏡晨粧生投杖攜女而去比下階顧見竹已化作女形殭卧在床會侍郎下朝聞女亡時葉天師在朝奔遣邀屈天師至取水噴呪死女立變為竹又持刀禁呪遶宅尋索果於門側得生生被擒遂被拷訊令錮項領從人至山下

生向山慟哭見老人杖策而下以杖畫地遂成一水取水嚙之黑霧數里食頃而散已失陸生所在

原化記

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謂云已非人昆明池神之女欲送書一封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出士人入京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暫至此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持真珠一笥以授士人

王銍小名錄

開元初有巴人好伐樹作板一日百餘輩自褒中出至
太白廟前松栢百餘株各大小數圍羣巴見之喜伐至
二十餘株忽一老人拄杖至前曰此神樹不宜伐羣巴
不聽老人曰我太白山神也亦不聽又曰不止且有禍
當俱死無益也羣巴益不輟作老人登山呼班子俄數
虎踵至噬巴人殆盡僅餘五六人老人曰以汝心善故
耳宜速去其倒樹至天寶末尚存

廣異記

玄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迎謁帝問左右莫見遂召諸

巫問神安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鬚紫衣迎候
陛下帝顧笑之仍勅阿馬婆勅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橐
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
所見帝加禮敬令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岳封為

金天王帝自製碑文以寵異之

開天傳
信記

鍾馗唐武德中應舉不第觸階死後明皇晝寢夢一小
鬼盜玉笛上叱之忽有大鬼破帽藍袍角帶提小鬼剝
其目擘而啖之上問對曰臣終南進士鍾馗不第而死

蒙古賜袍帶葬之誓除天下虛耗帝悟感命吳道子圖其像儼然如夢中所見

述異志

明皇召張果賜酒曰臣有弟子能飲俄一小道士自殿簷下年十六七美風姿善談笑帝賜飲一斗不醉又逼飲之酒忽從頂出仆地化一酒榼乃集賢院中物也

珍珠

船

天寶初嚴安之為萬年縣捕盜官亭午有中使黃衣乘馬自門馳入宣勅曰城南十里某公主墓見被賊劫宣

使往捕之安之即領所由並器械往掩捕見六七人方
穴地道纔及挺門一時擒獲令求中使不得至縣乃召
賊訊其事賊曰纔開墓至第一門有盟器勅使數人黃
衣勅使騎馬內一人揖狀如走勢幘頭角亦如風吹直
豎眉目悉皆飛動安之思前勅使狀乃盟器勅使耳

咸寧

志

王度至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寄一婢頗端嚴名曰鸚鵡
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為老狸而死

異聞錄

貴妃以水精屏遺楊國忠上刻前代美人可三寸許服玩雜用衆寶國忠置之樓上常偃息其下一日屏上諸女悉下各通名

珍珠船

長安有僧賣一小猿號國夫人聞之問其由僧曰此小猿收養纔半年會人言語資用頗乏故鬻之夫人曰留此我當養之後半載貴妃遺夫人芝草夫人喚小猿令看翫小猿倒地化為一小兒容貌端妍年可十四五夫人甚異呵而問之小兒曰我本姓素隨父入山採藥一

日不覺變為猿我父棄我被此僧收養自受恩育甚欲
述懷抱於夫人恨不能言今不期却變人身夫人奇之
遂安於小室使侍婢常供飼藥食忽一日小兒與婢俱
化為猿夫人令人射殺之其小兒乃木人耳

大唐
傳奇

興元城固縣有韋氏女兩歲能語自然識字好讀佛經
至五歲一縣所有經悉讀遍至八歲忽清晨薰衣靚粧
默存牖下視之已蛻衣而失竟不知何之

酉陽
雜俎

王姥兒犯殺人罪訪一行求救一行心計渾天寺中命

空其室徙大瓮於中又密選奴二人授以布囊曰某坊有廢園從午至昏當有物入來其數七可盡掩之奴悉獲而歸一行令寘瓮中朱題梵字詰朝召至便殿玄宗問曰太史奏昨夜北斗不見是何祥也曰天將大警於陛下也莫若大赦天下玄宗從之又其夕太史奏一星

見凡七日而復

酉陽雜俎

處士劉平善吐納之術能夜中視物安祿山厚幣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鑪持

蓋以為導從平心異之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
之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乘
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鑪投蓋狼狽而行平因知

祿山為邪物所輔遂逃入華山

劇談錄

邠公杜悰一日之費皆至萬錢西京李容見人牧羊遍
滿山谷詰自何來曰自廊夏來供相公食轉首並無所

睹

五色線

唐天寶末祿山作亂梨園弟子有笛師者竄終南山谷

中有蘭若因而寓居清宵朗月援笛而吹嘹唳之聲滿山谷俄有物虎頭人形着白袷單衣自外而入笛師驚懼下階愕眙虎頭人曰美哉笛乎可復吹之如是累奏五六曲乃哈嘻大鼙師懼覺乃抽身走出得上高樹枝葉陰密能蔽人形其物覺後不見笛師因大懊歎曰不早食之被其逸也乃立而長嘯須臾有虎十餘頭悉至狀如朝謁虎頭云適有吹笛小兒垂我之寐因而奔竄可分路四遠取之言訖各散去五更後復來云各行四

五里求之不得會月落斜照忽見人影在高樹上虎頭
視笑曰謂汝雲行電滅而乃在茲遂率諸虎攫取既不
可及虎頭復跳身亦不至遂散去少間天曙行人稍積
笛師乃遁去

鴻書

至德二載安祿山之亂哥舒翰與賊將崔乾祐戰見黃
旗軍數百隊官軍疑為賊賊亦疑為官軍相持久之忽
不見是日昭陵內石馬皆汗流

昭陵志

至德中有調選同州督郵者姓崔忘其名出春明門見

一青袍人乘馬出因相揖偕行徐問何官青袍云新受同州督郵崔云某新受此官君豈誤乎青袍笑而不答去同州數十里至斜路中有官吏拜迎青袍謂崔生曰君為陽道錄事我為陰道錄事路從此別豈不相送耶崔生異之即與連轡入斜路遂至一署青袍至廳與崔生同坐通胥徒僧道等訖次通詞訟獄囚崔生大驚謂青袍曰吾妻何得至是青袍即避案後令崔生與妻言妻云被追至此已數日崔生即祈求青袍因令吏促放

崔生妻崔生請回青袍餞送崔生至同州問妻云病七

八日都不記陰道見崔生言

玄怪錄

黑髭老君在京左街光天觀帳幄嚴備不知所置年月
唐代宗嘗夢為二青童所召混元聖祖命皇帝從遊海
外夢中隨二童至老君所帝著絳紗衣平天冠執玉立
老君後遊洲島海嶽無不備到歷記隊從儀衛一無遺
忘既覺命畫工圖之宣示京師求訪其像於光天觀所
驗部仗人物與所夢同勅塑御容乘五色雲從老君後

選高德道士七人住持刻石以紀其事

道教靈驗記

大厯中進士竇裕下第將之成都至洋州無疾卒嘗與吳興沈生善生調補金堂令至洋州舍於館亭夜半俄見一丈夫自門步來吟且嗟曰家依楚水岸身寄洋州館望月獨相思塵襟淚痕滿生見甚類竇裕特起與語未及遂不見歎曰竇君豈為鬼耶明日行未數里有殯在路前識曰進士竇裕生驚馳問館吏曰有進士竇自京遊蜀至此暴亡道左殯宮是也即致奠拜泣而去

宣室

志

大歷中有呂生者自會稽上虞尉調集於京師僑居永
崇里一夕就寢俄有一姬容服潔白長二尺許於室之
北隅緩步而來漸迫其榻呂生叱之遂退去至北隅乃
亡明日又見姬在北隅下將前且退若有所懼生又叱
之遂沒生默念曰是必怪也即命劍置其榻下是夕果
來生以劍揮之姬忽上榻以臂搵生久之又有一姬上
榻復以臂搵生遽覺一身凜然若霜又以劍亂揮俄為

十餘嫗各長寸許環走四垣俱至榻前翕然合為一嫗
與始見者不異生懼甚嫗笑曰吾之來戲君耳非敢害
也言畢退於北隅而沒明日呂生於北隅發之得一瓶
可受斛許貯水銀甚多生方悟嫗乃水銀精也

宣室志

大厯中有士人莊在渭南妻柳氏莊居一子年十二夏
夜三更後忽見一老人白衣兩牙出吻外漸近床前有
婢熟眠因扼其喉咬然有聲攫食之須臾骨露乃舉起
飲其五臟見老人口大如箕子方叫一無所見婢已骨

矣數月後柳氏露坐有胡蜂遶其首以扇擊墜地乃胡
桃也取翫之遂長如拳驚顧之際已如盤矣曝然分為
兩扇空中輪轉聲如分蜂忽合於柳氏首碎首齒着於
樹其物飛去竟不知何怪

酉陽
雜俎

李泌興元五年三月薨是月中使林遠於藍關逆旅遇
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話四朝之重遇慘然久之而

別遠到長安方聞其薨德宗聞之尤加愴異

鄴侯
外傳

興元元年朱泚亂有閭敬立為段秀實告密使潛出鳳

翔夜抵太平舊館有二皂衫人控轡至廳皂衫人通曰
知館官前鳳州河池縣尉劉倣敬立見之問曰此館甚
荒蕪何也倣云館卒並散逃此皆某家奴權且應奉耳
良久敬立與倣同食甚飽畜僕等皆如法敬立問倣別
假一馬至四更倣又具饌令所借馬被馱而行東方似
明有吏迎拜曰前館無人大使何以宿及問所送僕馬
俱已不見所馱輜重已却迴百步置路側館吏曰昔有
河池縣尉劉少府殯宮在彼館後久已頽毀敬立却迴

驗之廢館牆後有古殯宮木馬廢堠冥器數人而已

博異

進士楊禎家於渭橋以居處繁雜頗妨肄業乃詣昭應縣借石甕寺文殊院居旬餘有紅裳既夕而至容色姝麗徐步於簾外歌曰涼風暮起驪山空長生殿鏤霜葉紅朝來試入華清宮分明憶得開元中禎曰歌者誰耶紅裳又歌曰金殿不勝秋月斜石樓冷誰是相顧人褰帷弔孤影禎拜迎於門既即席問禎之姓氏禎具告禎

祖父親族曾遊石甕寺者無不熟識禎異之曰可聞姓氏乎對曰某燧人氏之苗裔也漢明帝時十四代祖封長明公開元初帝封某為西明夫人昨聞足下有幽陰之志願一歎顏自是晨去暮還禎乳母潛伏佛榻觀之自隙而出入西幢澄澄一燈因撲滅之後遂絕紅裳者

纂異記

貞元中常自東以壯勇聞有道士煉丹於太白山石洞中數有妖魔擊散藥爐邀自東仗劍相護有巨虺及美

女至自東並以劍擊退後有道士駕鶴而來勞自東曰
妖魔已盡丹將成矣自東釋劍禮之俄而突入藥爐爆

烈無餘

全唐
詩話

上都務本坊貞元中有掘地遇一石函發之見物如絲
滿函飛出於外驚視之忽有一人起於函被白髮長丈
餘振衣而起出門失所在蓋太陰鍊形日將滿人必露

之

酉陽
雜俎

貞元中什邡尉申屠澄赴官至真符縣東投茅舍中有

老父及姬一女年十四五態甚閒麗與之訂婚後生一男一女秩滿歸秦及過妻家不復有人於故衣中見一虎皮妻大笑曰此物尚在耶披之即變為虎哮吼而去

全唐
詩話

貞元中望苑驛西有百姓王申構茅屋數椽夏月常饋水漿於人有兒十三令伺客有女子求水衣碧襦白幅巾自言家在此南十餘里夫死無子將適馬嵬訪親王申妻戲曰既無親能為我作新婦乎女笑曰願執井竈

王申即日賃衣貫禮為新婦及半夜王申妻夢子披髮
訴曰食將盡矣還睡復夢如初申與妻秉燭呼其子不
應戶牢如鍵乃壞門闔有物圓目鑿齒體如藍色衝人
而去其子惟餘骨髮

酉陽
雜俎

祁鳳居長安平康里晝寢夢一美人自西楹來執卷且
吟視其首篇曰春陽曲鳳即從東廡下几上取彩箋傳
春陽曲其詞曰長安少女玩春陽何處春陽不斷腸舞
袖弓腰渾忘却羅幃空帶九秋霜鳳尋覺昏然無所記

及更衣襟袖間得其辭驚視復省所夢事在貞元中

唐任

蕃夢
遊錄

貞元中進士獨孤遐叔家於長安崇賢里新娶白氏女
家貧不第將遊劍南與其妻訣曰遲可周歲歸矣逾二
年乃歸至鄠縣西天色已暝路隅有佛堂遐叔止馬忽
聞牆外相呼聲有公子女郎十數輩步月徐來有一女
郎憂傷憔悴風韻若似遐叔之妻窺之大驚乃就堦間
捫磚飛擊磚繞至地悄然一無所有遐叔悵然悲惋謂

其妻死矣平明疾走入門妻卧猶未興良久說夢中聚

言語與遐叔所見並同

任蕃夢
遊錄

鄭馴貞元中進士擢第調補門下典議第三十五莊居
在華陰縣南五六里與渭橋判官高叔讓中外相厚丐
高為設膾食其夜暴卒時方暑不及候其家人即為具
棺槨衾襚斂之題冥器童背一曰鷹兒一曰鶻子馬有
青色者題曰撒豆驄十數日柩歸華陰別墅時邑客李
道古遊號川半月矣未知馴死回至潼關西永豐倉路

忽逢馴自北來車僕甚盛呼二童鷹兒鶻子參李大郎
又指所乘馬曰無請看僕撒豆驄乃相與並轡頃到華
陰岳廟東馴曰自此徑路歸矣李曰且相隨至縣馴固
不肯過岳廟須臾李至縣問吏吏曰鄭三十五郎今月
初向渭橋亡柩昨夜歸莊李曰我適與鄭偕自潼關來
一縣人吏皆曰不虛李乃大驚後人往往於京城鬧處
即逢行李僕馬不異李之所見而不復有言

河東記

唐故兵戶尚書蕭昕為京兆尹京師大旱時天竺僧不

空三藏居於靜住寺善以持念召龍興雲雨旣於是詣
寺謂三藏為結壇致雨三藏乃命其徒取樺木皮尺餘
鑽小龍於上轉呪震舌呼祝呪者食頃即以鑽龍授旣
曰可投曲江中投訖亟還旣如言投之旋有白龍纔尺
餘搖鬣振鱗自水出俄而身長數丈狀如曳素條忽亘
天旣鞭馬疾驅未及數十步雲物凝晦暴雨驟降比及
永崇里道中之水已若決渠矣

宣室志

古有豢龍氏長安有豢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無懿

皇朝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關東尋訪於東都魏王
池中見之取而歸闕經華州時李訥為華州刺史聞得
龍來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一小瓶子中倒於盆內乃二
細鰕魚也訥曰何以為驗其人鑿穴寸許注水其間收
鰕投水內相趁旋轉尾觸穴四隅隨觸而陷水亦暴漲
逡巡穴已數尺濶其人諮訥曰恐穴更廣即難制也遂

搦入瓶中攜歸輦下

鴻書

貞元二年李晟復京師朱泚以千餘人西走昏忽迷路

問於田父曰豈非朱太尉耶源休止之曰漢皇帝田父
曰天不長凶地不生惡蛇不為龍鼠不為虎天網恢恢
去將安適泚怒將殺之忽失所在

杜陽
雜編

李生貞元中下第歸途次商洛會漢南節度入覲為導
騎所迫時日暮馬劣見荆棘之深有殯宮在焉生遂投
匿其中既而風月澄霽彷彿見一女子粧飾嚴麗至殯
宮南言曰金華夫人奉白崔女郎今夕風月好可以肆
目穴中應曰屬有貴客寄居吾不忍去其女子乃去生

明日至逆旅問之是博陵崔氏女隨父宦遊而歿遂藁葬焉生感之致奠而去

宣室志

博陵崔書生住長安永樂里先有舊業在渭南貞元中嘗因清明節歸渭南行至昭應北歇馬於古道左見一女似失路於松柏間遂令以僕馬送纔數百步忽見長年青衣駐立以俟邀郎君至莊取北行一二里到一樹林屋室甚盛一青衣出傳主母命邀崔入宅既見從容敘言某王氏外甥女欲侍君子巾櫛住三日讌遊歡洽

王氏常呼其姨曰王姨忽一家大驚曰有賊至其妻推崔生於後門出纔出唯荒花半落松風晚清草露沾衣而已見童僕以鍬鍤發掘一墓穴已至櫬中見銘記曰後周趙王女王姨之墓棺柩儼然崔生感之急為掩瘞

博物志

貞元末渭南縣丞盧佩性篤孝其母病膏脚曉夜痛楚佩即棄官奉母歸長安寓長樂里將欲竭產求國醫王彥伯日往祈請忽見一白衣婦人姿容絕麗乘駿馬從

一女僮來謂佩曰觀君顏色憂沮似有所待佩具以情告婦人曰妾有薄技庶不減王彥伯佩驚喜入白母遂引至母前婦人纔舉手候之母已能自動一家歡躍婦人曰此猶未也當要進一服藥非止除痼疾亦永眉壽母曰未知何階上答婦人曰但許奉九郎巾櫛則可遂於女僮手取所持小粧奩中藥一刀圭以和進母母入口諸苦頓平佩即納為妻每十日一歸本家唯乘舊馬倏忽往來略無踪跡一旦伺其將出佩潛窺之見乘馬

出延興門馬行空中佩又隨至城東墓田中巫者陳設
酒穀瀝酒祭地即見婦人下馬就接而飲之其女僮隨
後收拾紙錢載於馬上即變為銅錢又見婦人以策畫
地巫者遂指其處為穴事畢即乘馬而回佩心甚惡之
歸具告母自是婦人不復歸佩家使女僮傳語佩曰妾
以君孝行有感故為若婦今既見疑便當永訣矣佩問
今安在女僮曰娘子是地祇管京兆府三百里內人家
喪葬所在長須在京城中作生人妻娘子終不失所但

嗟九郎福祐太薄盧佩第九也

河東記

王維為岐王畫一石有天然之致數年益精彩一旦風雨中雷電交作屋宇俱壞不知所以後見軸空乃知畫石飛去憲宗朝高麗遣使言幾年月日大風雨中飛一奇石下有王維字印王不敢留遣使奉獻上命羣臣以

維手跡較之無毫髮差謬

酉陽雜俎

長安安業唐昌觀舊有玉蘂花其花每發若瓊林瑤樹唐元和中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衣垂雙髻容色

婉婉從以二女而冠三小僕皆髻髻黃衫端麗無比以
白角扇障面直造花所異香芬馥聞數十步外觀者疑
出自宮掖莫敢逼視佇立良久令女僕取花數枚而出
將乘馬顧謂黃衫者曰曩有玉峰之期自此行矣舉轡
百餘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
空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時嚴休復元微
之劉禹錫白居易俱作玉蘂院真人降詩

劇談錄

元和中博陵崔穀僑居長安延福里嘗讀書牖下忽見

一僮長不盡尺謂曰幸寄君硯席可乎穀不應已而上榻拱立於袖中出一小幅文書致穀前細字如粟歷然可辨詩曰昔荷蒙恬惠尋遭仲叔投夫君不指使何處覓銀鈎覽訖笑曰既願相從無乃後悔耶其僮又出一詩曰學問從君有詩書自我傳須知王逸少名價動千年又曰吾無逸少之藝雖得汝安所用俄而又投一篇曰能令音信通千里解致龍蛇運八行惆悵江生不見賞應緣自負好文章穀戲曰恨汝非五色者其僮笑趨

北垣入一穴中穀發其下得一大筆因取書鋒銳如新

亦無他怪

宣室志

華陰縣七級趙村有村正常夜度橋見小兒聚火為戲
村正知其魅射之若中木聲火即滅聞啾啾曰射着我
阿連頭村正上縣迴尋之見破車輪六七片有頭杪尚

銜其箭

酉陽雜俎

韓侍郎愈有從子姪自江淮來年甚少曰某有一藝恨
叔不知因指階前牡丹曰叔要此花素紫黃赤惟命韓

遂給所須試之乃掘窠四面深及其根賫紫鑛輕粉朱紅治其根牡丹本紫及花發色紅白每朵有一聯詩字色紫分明乃是韓出官時詩雲橫秦嶺家何在雪擁藍

關馬不前十四字韓大驚異

酉陽雜俎 按仙傳拾遺作韓外甥事

僧無可言近傳有白將軍者嘗於曲江洗馬忽然驚起前足有物色白如衣帶縈繞數匝遽令解之血流數升白異之遂封紙帖中藏於衣箱一日送客至漉水出示諸客客曰盍以水試之白以劍畫地成竅置蟲於中沃

盥其上少頃蟲蠕而長竅中泉湧倏忽自盤若一席有
黑氣如香烟徑出簷外衆懼曰必龍也遂急歸未數里

風雨驟至大震數聲

酉陽
雜俎

裴璞杜陵韋元方外兄也任邠州新平縣尉元和五年
卒於官長慶初元方下第將客於隴右出開遠門數十
里抵偏店見前武吏躍馬而來騎從數十真裴璞也元
方驚喜拜之曰兄去人間復效武職何也璞曰吾為陰
官職掌武事故武飾耳元方曰何官曰西川掠剽使職

司人剩財而掠之元方曰何謂剩財璞曰數外之財即為剩故掠之或令虛耗或索橫事或買賣不及償價子之逢吾亦是前定合得白金二斤過此遺子又當復掠故不敢厚人生有命以道靜觀無復躁撓勉之哉

鴻書

張庾元和十三年居長安昇道里南街十一月八日夜忽異香滿院俄聞履聲漸近數青衣推門而入曰步月逐勝不必樂遊原只此院小臺藤架可矣遂引少女七八人容色艷絕服飾華麗宛若豪貴家庾走避堂中垂

簾望之諸女徐行直詣藤下須臾陳設牀榻雕盤玉樽
盃杓皆奇物八人環坐絲管方動命一青衣傳語曰秀
才能暫出為主否乃閉門拒之庾度此坊南街盡是墟
墓若非妖狐乃是鬼物潛取堵牀石徐開門突出望塵
而擊正中臺盤紛然而散庾逐之奪得一盞及明視之
乃一白角盞奇不可名院中香氣數日不歇盞後忽墮
地遂不復見庾明年進士上第

續玄
怪錄

穆宗有事於南郊將謁太清宮長安縣主簿鄭翦主役

欽定四庫全書

陝西通志
卷一百

七

見白衣老人云此下有井正值皇帝過路汝速實之翦
使修之則古井也驚顧之際已失老人所在護軍中尉
劉弘規奏之帝命韋處厚撰記柳公權書於實井之上
名曰聖瑞感應紀

唐統
紀

進士趙合太和初遊五原夜聞沙中女子悲吟曰雲鬢
消盡轉蓬稀埋骨窮荒失所依云云問之自陳姓李家
奉天城南小李村遭黨羌擄殺於此倘能歸骨必有以
報合收骨攜至奉天訪小李村葬之明日見女來謝曰

吾大父有衍參同契續混元子能窮之龍虎之丹不日

成矣合受之究其玄微得度世

全唐詩

太和二年長安城南韋曲慈恩寺塔院月夕忽見一美
婦人從三四青衣遶塔言笑甚有風味回顧侍婢曰白
院主借筆硯來於廊柱上題詩曰黃子陂頭好月明忘
却華筵到曉行烟收山低翠黛橫折得荷花遠恨生題
訖院主執燭將視之悉變為白鶴冲天而去書迹至今

尚存

河東記

馮翊屬縣夏陽有漢泉太和中趙生者尉於夏陽與
友步月泉上見一人貌甚黑被綠袍自水中流沿泳吟
詩曰夜月明皎皎綠波空悠悠久之入水沒明日又至
泉所有神祠曰漢水神入廟見偶人被綠袍者前所見
水中人也

全唐詩話

開成末永興坊王乙掘井過常井一丈餘無水忽聽下
有人語及雞甚喧鬧近如隔壁井匠懼不敢掘

白孔六帖

會昌開成中含元殿換一柱軍士下齏屋山塲購懸重

賞有工人遇一巨材徑將袤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
歛有一狂士遠材惋咨聽其所說須當中鋸解至二尺
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二寸血流矣急
命千百推曳渭流下聽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
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若為殿柱後必載
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

太平
廣記

杜陵韋氏子家於韓城有別墅在邑北十餘里開成四
年自邑中遊焉日暮見一婦人素衣自北而來謂韋曰

妾居邑北里今為里胥所辱將訟於官幸吾子與紙筆書其事即約韋坐田野衣中出一酒卮曰瓢中有酒願與吾子盡醉韋方舉卮會有獵騎從西來引數犬婦人望見東走數十步化為狐韋大恐視手中卮乃一髑髏酒若牛溺之狀

宣室志

道士張謹者嘗客遊華陰市中賣瓜者買食之旁有老父謹覺其飢取以遺之累食百餘謹知其異奉之愈敬將去謂謹曰吾土地神也感子之意有以相報因出一

編書曰此禁狐魅術也宜勤行之謹嘗獨行忽有二奴
詣謹自稱曰德兒歸寶願侍左右謹納之凡書囊符法
皆付歸寶負之將及關倏忽不見既而德兒亦不見所
齎之物皆失時關禁嚴急客行無驗不敢東度因止於
田家遂為耕夫疲苦備至憩大樹下仰見二兒曰吾德
兒歸寶也汝為奴苦否此符法我之書也今喜再獲吾
豈無情於子乎因擲行李還之大笑而去

稽神錄

進士祖價詠之孫也落第後嘗遊商山中夕至一空佛

寺價與僕夫投宿價獨翫月忽有一人自殿後出揖價
共坐價烹茶待之此人云今夕偶相遇後會難期輒賦
三兩篇以述懷遂朗吟云家住驛北路百里無四鄰往
來不相問寂寂山家春又吟南岡夜蕭蕭青松與白楊
家人應有夢遠客已無腸又吟白草寒露裏亂山明月
中是夕苦吟罷寒燭與君同夜久遂揖而退至明日問
鄰人云此前後數里並無人居但有書生客死者葬在
佛殿後南岡上價度其詩乃知是鬼為文弔之而去

昌會

解頤
錄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雨暴作有龍移
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小山從
東西直亘南北峯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

鑿

劇談
錄

咸通丁亥歲隴西李夷遇為邠州從事有僕李約常自
京還邠早行倦憩古槐下時有一父皤然偃而曳杖亦
來同止謂約曰老夫欲至咸陽而蹢躅不能行若能負

我乎約不應父請之不已約曰可登背父欣然而登約
陰以所得哥舒棒自後束之而趨時及開遠門東方明
矣父數請下約束之愈急父求哀請命約不答忽覺背
輕有物墜地視之乃敗柩板也

三水
小牘

陳季卿者江南人舉進士至長安十年不歸一日於青
龍寺訪僧不值憩於大閣有終南山翁亦侯僧偶坐久
之壁間有衆瀛圖季卿尋江南路太息曰得此歸不悔
無成翁曰此何難乃折堦前竹葉置圖上渭水中謂陳

曰注目於此如願矣季卿熟視即渭水波濤洶涌一
舟甚大恍然登舟行次禪窟寺題詩云霜鐘鳴時夕風
急亂鴉又望寒林集此時輟棹悲且吟獨對蓮花一峯
立明日次潼關又作詩題之末句云已作羞歸計獨勝
羞不歸踰旬至家兄弟妻子迎見甚喜信宿謂其妻曰
我試期已迫不可久留乃復進棹作詩別其妻云酒至
添愁飲詩成和淚吟飄然而去倏忽復至渭水徑趨青
龍寺山翁尚擁褐而坐僧猶未歸季卿謝曰豈非夢耶

翁曰他日自知經月家人來訪具述所以題詩皆在

聞異

實錄

許棲岩岐陽人曾舉進士習業昊天觀朝祝靈仙以希
長生一日市馬欲入蜀日加芻秣瘦削益甚卜之道流
遇乾之九五道流以為龍馬云比登途歷險與馬俱墜
棲岩計窮乃去鞍任馬所之至一崖洞乘以入迴異塵
界見一道士卧石上二玉女侍稱為太乙真君云乃詰
棲岩曰汝亦好道乎棲岩以老莊黃庭對曰三景之中

何得對以其精甚真息之以踵但却以思壽無窮真君
曰去道近矣可教也飲以石髓復邀入別室見穎陽尊
師棲岩熟視乃卜馬道士並謂真君當東遊十萬里乃
偕從東海西龍山赴會畢歸洞中半月求還家真君曰
汝飲石髓壽當千歲仍令乘馬以還曰此吾洞中龍也
因怒傷稼謫以負荷子有仙骨得值不然此太白洞天
瑤華上宮何由至乎至人間仍放之渭曲既別逡巡已
達號縣則無復故居問鄉人世代已六十年出洞時二

玉女託買號縣田婆鍼乃市之繫馬鞍解放化龍而去

大中末棲岩復入太白山

太平廣記

長安楊氏宅恒有青衣婦人不知由來每詆之迴無畏避一日悉取諸女囊中襟衣暴置庭前女不勝忿呼神巫設壇驅逐莫能止乃徙家避之會所親素有膽使獨止其宅夜婦人至所親留之寢宿匿其所曳綠履求之不得狼狽而去取履視之則羊蹄也尋之至宅東寺中見長生青羊雙蹄無甲贖而殺之其怪遂絕

廣異記

進士宋洵下第南歸兄波為石泉令洵以縣邑喧雜於
縣東葺一山居未畢役者聞石中有婦人語云宋三郎
來矣及洵居之因月夜於書堂側屣步又聞石中云宋
三郎來矣駐步聽之石門忽開見婦人數輩再拜笑曰
請三郎入來洵欲走為數輩所擒入石門遂閉僕夫急
穿石求之終不能得

聞奇錄

太原掌書記姚康成奉使汧隴假邢君才舊宅二更後
月色如練廊房內聞音樂之聲曰今三人可各賦一篇

取樂康成推門求之則皆失矣尋其處惟見有鐵鉞破

笛禿黍穰帚而已

全唐詩話

唐時舉子下第不歸僦居長安寺刹謂之過夏有人請
乩仙忽飛筆題詞塵上云淒涼天氣淒涼院宇淒涼時
候孤鴈叫斜月寒燈伴殘漏落盡梧桐秋影瘦鑑古畫
眉難就重陽又近也對黃花依舊後書過夏子題此蓋

玉樓賁志者也

竹溪雜錄

鄭昌圖登第歲居長安夜後納涼於庭夢為人毆擊擒

出春明門外至石橋上乃得解遺其紫羅履一隻奔及
居而寤甚困床前果失一隻履旦令人於石橋上追尋

得之

玉泉子

參軍黃仁濬自言壬子歲罷汧陽主簿至鳳翔城有文
殊寺寺中土偶數十軀忽自搖動狀如醉人食頃不止

觀者如堵

稽神錄

扶風馬震居長安平康坊聞扣門往看見一賃驢小兒
云適有夫人賃驢至此入宅未還賃價其家實無人來

且付錢遣之經數日聞扣門又如此乃置人於門果有婦人乘驢來漸近識之乃是震母亡十一年矣葬於南山震驚號奔出已見下驢被人覺不暇隱滅震遂之入馬廐中而立馬生遂牽其裾卒然而倒乃白骨耳衣服儼然而體骨具足細視之有赤脈如紅線貫穿骨間馬生號哭舉收斂之往南山驗其墳域如故發視棺中已空矣馬生遂別卜遷窆之

續玄
怪錄

雲花寺有聖畫殿長安中謂之七聖畫初殿宇既製寺

僧將施彩飾有七少年詣寺來謁曰某善畫願輸工可
乎寺僧難之少年曰某不納直苟不可師意即圻其壁
未晚也許之七人果挈綵繪將入且曰從此去七日泥
錮吾門無使有纖隙不然則不能施其妙矣僧從其語
凡六日聞無有聞僧曰此必怪也遂發其封戶既啟有
七鶻翩翩望空飛去其殿中綵繪儼若四隅唯西北墉
未盡其飾後畫工來見之大驚曰真神妙之筆也於是
無敢繼其色者

宣室志

岐人于凝者常往來邠涇間忽見馬首南顧鼻息恐駭
凝隨向觀之百步外有枯骨如雪箕踞荒塚上眼鼻通
明背肋枝節可數凝即跨馬前逼枯骨乃竦然挺立凝
心悸馬亦驚走遂馳赴旅舍凝即說之適有涇卒十餘
泊逆旅少年輩凝為之導俄至其處端坐如故久之枯
骸歛然自起徐南去衆各恐讐凝亦鞭馬而迴

集異記

岐州王祐常開館舍以待往來有一道士謁祐自稱華
山道士攜一張琴負一壺藥來求寄泊纔曙辭去祐令

人潛偵之見道士化一大鹿西走不知所之

瀟湘錄

大唐中有路氏子性好奇廬於太白山嘗有老僧叩門路君延坐與語久之僧曰檀越好奇請觀我玄妙之踪言訖即出一合子徑寸餘其色黑而光既啟即以身入

俄化為鳥飛冲天

宣室志

僧令因於子午谷過山往金州見一竹輿先行有女僕服繖從之令因窺之乃一婦人首而蛇身婦人曰不幸業重身忽變化上人何乃窺之問其僕曰欲送秦嶺之

上送及秦嶺亦不見婦人之首遂入林中矣

聞奇錄

驪山下有一白狐驚撓山下人不能除乾符中忽一日突入溫泉自浴須臾之間雲蒸霧湧狂風大起化一白龍昇天而去後三年忽有一老父每夜哭於山前人問其故老父曰狐龍死故哭爾我狐龍之子也人又問曰狐何為化為龍老父曰此狐象西方之正氣而生故色白不與衆遊不與近處託於驪山下千餘年後偶合於雌龍上天知之遂命為龍亦猶人間自凡而成聖耳言訖

而滅奇事

記

唐長安咎規家貧兒女六人盡幼無計撫養其妻謂規曰存活無路欲自賣身以濟君及兒女如何規允之數日有一老父及門規言妻欲自賣之意老父曰我家藍田今欲賣君妻奉錢十萬規許之老父送錢便挈妻去仍謂規曰或兒女思母但攜至山下訪我當令相見經三載後兒女皆死又貧乏規思老父言因往訪之俄見一野寺老父命規入設食出妻相見妻聞兒女皆死號

泣氣絕老父怒擬謀害規規懼走出回顧已失宅所在見其妻死古塚前其塚傍有穴規發塚見一老狐走出乃知其妻為老狐所買

奇事記

唐坊州中部縣令長孫甲者其家篤信佛道一日齋次舉家見文殊菩薩乘五色雲從日邊下須臾至齋所其家供養數十日其子心疑之求道士為設禁遂擊殺一狐令家奉馬一匹錢五十千後數十日復有菩薩乘雲來至家人敬禮如故其子復延道士禁呪如前菩薩問

道士汝讀道經知有孤剛子否答云知之菩薩云孤剛子者即我也我得仙來已三萬歲我子孫為汝所殺寧宜活汝因杖道士一百畢謂令曰子孫無狀至相勞擾當令君永無災橫以此相報顧謂道士可即還馬及錢言訖飛去

廣異記

博陵崔敏穀性不懼鬼為華州刺史岳祠旁有人夜聞廟中喧呼及視庭燎甚盛兵數百人陳列受勅云當與三郎迎婦又曰崔使君在州勿妄飄風暴雨皆云不敢

既出遂無所見

廣異記

昭宗初年鳳翔釋寧師者忽暴終三日而蘇云冥中游歷入一門見數殿各有榜一殿署云李克用於牖間窺有一黑龍眇一目中立鐵柱連鎖繫之次一殿署云朱全忠乃青鞞白額虎鎖繫如初次署曰王建黃金牀上卧一白兔次署曰李茂貞具冠冕如王者左右數侍女馬次署曰楊行密牕牖卑暗不能細瞻問侍者曰此怪狀者何耶曰將來王者也判官謂使者曰好送師回遂

蘇事聞於官皆以為妄其後一皆符合初師為冥司所攝也一判官云和尚壽在而無祿召吏檢之只有乾荷葉三石因令著於簿寔自此每斷厚食惟荷葉湯而已

岐下號入冥和尚

鴻書

朱梁時有士人自雍之邠月夜行至曠野忽聞有車騎聲少頃漸近士人避於道旁見三騎冠帶如王者士人躡之因言曰今奉命往邠州取三數千人未知以何道取試為籌之其一曰當以兵取又一曰兵取君子小人

俱罹其禍宜以疫取同行者深以為然既車騎漸遠士人至邠州則部民大疫死者甚衆

玉堂閒話

整屋吏魁召士人訓子弟士素有蛀牙一日復作左腮掀腫遂張口卧忽聞有聲發於齟齬若切切語言人馬喧闐漸次出口外痛頓止至半夜却聞蚤來之聲仍云小都郎回活玉窠也似呵喝狀頰上蠢蠢然直入口彈指頃齒大痛具告主人勸呼符祝士人從之痛已腫消

竟不知何怪

陶穀清異錄

道家書載希夷初隱武當有五老人來聽講易謂希夷曰吾輩日月池中龍也此非君所棲令其閉目凌空馳風及張目已在華山石上又謂希夷之睡乃五龍蟄法

蓋龍所授也

都穆游
華山記

陳希夷曾當春日於華山水邊石上閒步偶筮遇需上爻謂弟子賈得昇曰當有不速之客三人少頃見三仙

至

筮
述

長安富民楊氏家有鬼物為怪召僧衆作梵唄以祛之

俄有物攫其道具或投於屋或棄於井羣僧惶懼而去
乃至擣衣砧石亦自空中騰起三三兩兩相逐而落中
庭遇物凌觸而物無所損

翊聖保德
真君傳

同州北境良輔鎮即唐鄭魏公莊也嘉祐中出城看夜
叉既至野次見之如人形狀正如圖畫髮朱皮如螺蚌
腰着豹皮褌觀者畧數千人常以大樹庇身累日乃不
復見

畫境
錄

謝翱舉進士寓居長安昇道里一日晚南行百步眺終

南峰見一騎自西馳來近乃雙鬟因駐謂翱曰郎非見
待耶願郎歸所居入見堂中設茵毯張帳帟錦繡輝映
頃之有金車至門一美人入門與翱相見曰聞此地有
名花故來與君一醉耳即命酒遞酌夜闌謂翱曰聞君
善為詩願見贈翱因命筆賦詩美人求絳箋寫詩答之
筆札甚工遂顧左右撤帷帟命燭登車翱送至門未數

十步而沒

宣室志

宋時同州有白蛇為害知者皆不敢出守政和間有宰

相壻某到官張樂會僚忽視娼皆衣白家人知中妖騎
報相君白徽宗詔虛靜張天師來治問得蛇所結壇作
法飛符良久風雷四起俄白氣溺於天際火從穴發漸
及壇畔有大蛇至遂飛劍殺之已又斬如柱楹者二十

許

賈志

房寅韓城人善呪禁之術墓在文嶺之陽宋真宗病疽
諸醫藥之不效一夕夢一神人以水喫之者數四頓覺
體輕如無病者帝問何人對曰臣家韓城居槐柏相纜

處帝每憶夢中事欲作祀未果一夕復夢神人至復詰其姓氏家居歷歷陳之已而不見詔訪所居果得之因勅建廟以祀香火日盛澄邠諸邦亦皆建祀疾病痛楚

禱輒響應

韓城志

褒女者漢中人也居漢沔間幼好道既笄浣紗於瀼水上雲雨晦冥若有所感而孕父母責之憂患而終謂其母曰死後願以牛車載送西山之上言訖而終父母置之車中未及駕牛其車自行踰沔漢二水直上瀼口平

元山頂家人追之但見五雲如蓋天樂駭空幢節導從
其女昇天而去邑人立祠祭之水旱祈禱俱驗瀝口山

頂雙轍迹存

集仙錄

華嶽張超谷巖石下有僵尸齒髮皆完春時遊人多以
酒灑口中呼為卧仙好事者作木榻以薦之嘉祐中有
石方十餘丈自上而下正塞巖口豈仙者蛻山靈護之

耶

陳襄文
昌雜錄

華陰令王真妻趙氏燕中富人女少適真洎隨之任近

半年忽有一少年每伺真出輒至氏室因戲誘私之忽真自外入見少年與氏飲酌歡笑真大驚訝趙氏不覺自仆氣絕少年化一大蛇奔突而去真乃令婢扶掖起氏亦化蛇奔突隨入華山久之不見

瀟湘錄

廊延長吏有大竹凌雲可三四圍伐之見二仙翁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言畢垂雲而去

幽怪錄

建炎初石泉縣民楊廣得疾絕惡見人自隙窺之時梓所藉稻藁食之日數尺乃死斂畢棺中忽有聲若跽踖

者啟之則一驢躍出嘶鳴甚壯衣帽如蟬蛻然家人繫之隙屋中一日其子婦持草飼驢忽跳齧婦背流血婦忿怒取剉草刀刺之立死廣妻遂訴縣稱婦殺翁縣遣修武郎王直臣往驗之備得其事

清尊錄

李德遠紹興中與福州姚知縣同邸時姚之舊友賈縣丞

名訓字庚仲

所居相去百步必過姚夜話李因得識之賈

長安人談驪山宮闕故都井邑之事滾滾可聽又嘗為縉雲丞說鬼仙英華事蹟尤有依據又二年李與同僚

唐信道語怪唐具述英華李應答如響唐曰君何知之
以所聞告唐駭曰得非長身多髯者乎曰然陝西人乎
曰然是人自縊雲罷即死其兄葬之某處吾送之寔于
今十年安得如君所云李方懼徐思未嘗白晝來其坐

嘗去燈遠知乃鬼爾

異聞
總錄

金天會戊申有紅巾十萬攻城危甚忽大兵至破賊統
兵烏魯大王憩兵同州界八魚井見老翁馳白馬汗如
流詣軍門告急莫知為誰忽有人曰城隍廟塑馬迄今

有汗

同州志

陝西某縣一老嫗住莊村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曰二十年後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急投諸火言訖而去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嫗平日數為他人借觀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遂用偽獻留不還曰汝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為姦嫗思道流之說計歲數又合乃解鐵簡投

酒竈火內既而電掣雷轟擊死獼猴數十其一甚鉅所
齋器用悉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台哈布哈為西
臺御史日閱其案曰鬼賊輟耕錄

西安有蝎魔寺塑大蝎於楣相傳明初有女子素不慧
病死復生遂以文史知名時有布政喪儷遂娶之月餘
布政方視事使閤人入解見老蝎伏榻上輾轉間又成
好女子已而忽失所在是夕人定乃出拜燈下曰身本
蝎魔得罪冥道賴大士救免因假女屍幸獲侍左右觀

公建一蘭若報大士之德今醜迹已彰幸公哀憐布政
領之女子遂隱他日乃命所司建寺

郎瑛續庚巳編按今為鐵旗竿關

帝廟在滿城中近東門

香溪洞在興安州南二十里成化中知州鄭福聞洞中有胡濙題訪之行三里許峽峪如門迤邐而進小庵在馬二人對奕化白雲飛去遺石局數十碁子推之動取之不下

賈志

成化二十一年邵陽民王興左拇甲出龍先是甲內見

紅紋如線紆曲每雷雨輒旋動小苦興數欲剔去之後
夢一男子形容甚異謂興曰余乃龍也謫托君體三日
後當去幸勿訝至期雷雨大作自牖出其手有龍裂甲

飛去

賈志

蟾宮吸月亭在斗山後時有白氣亘天土人多見之明
孝廉方策偕友讀書斗山寺間偶步山麓忽見重門洞
開視其額有蟾宮吸月亭字遂入有一女子以茗飲之
方謂如此清異之處當與友共遊置茗於几急出呼友

至已迷矣

漢中府志

明扶風馬孺子與羣兒戲郊亭上忽有奇女墮地羣兒駭且悅之稍狎焉女怒曰帝以吾心侈大怒而謫來七日當去遂入居佛寺講室及期取杯水飲之噓成雲氣

五色因取裘反之化為白龍迴翔登天而去

扶風縣志

嘉靖十二年褒人於廉水之隈飲牛見一物如牛鷹嘴肉翅自深潭盤旋而出其聲如雷以翅裹牛入水衆用瓦石擊之遂深入牛乃出

漢中府志

蒲城羅秀才館邑之東偏遇一僧毳毼披髮貌甚奇古
生問從來笑而不答邀至館授以一餐僧曰明日俟我
於東嶽神祠如期而赴良久僧至時已昏黑僧乃於袖
出圓紙吹上屋梁忽成皎月向祠東壁以手指畫門豁
然開長鬚數人從壁門出布設坐錦屏繡褥海錯山珍
備具酒再行僧曰寂寂無以娛賓可命妓能歌舞者來
俄見十六麗妹亦出自壁門纖謳乍發雅樂齊鳴咸呈
妙技羅目眩神駭遂巡求退僧舉袖一揮妓僕器物俱

隱入壁中梁月隨人移照嶽祠外譙樓鼓聲已三嚴矣
僧仍於袖出一木龍令羅垂之倏長數丈千林萬壑瞬
息而過僧呼曰可下矣下則一海島茅庵也庵外白虎
張口向羅僧叱之羅悽怖求歸僧傾小藥丸如豆斷庭
前細竹數寸贈羅曰君歸後殷邦十五年鬼井奇祲用
此乃免羅祇受假寐少頃依然身在嶽祠門外天甫向
曉悵惘回書館竹葉藥猶在掌中閱三年奇旱羅貧困
取藥偶向屈戍磨之藥化火發融為黃金又以竹節畫

地成園輒得胡餅一枚啖至三枚再劃則不成矣日以
為常次年稔遂失竹枝所在殷邦蓋謂嘉靖十五即七
八兩年鬼井乃秦分也

解贖

嘉靖二十四年別駕王濯征未第時同二三友人丙夜
過秦邸見一巨人從東柵來高三丈餘至蕭牆東南隅
扶牆內望若有太息聲越明年一宗室出門又見一巨
人從北着白衣白幘耳有鐙高二丈餘兩目炯炯火光

射地望南去

咸寧志

宜君楊筠湄締婚中部劉氏未娶而劉歿筠湄書齋夜
讀有女子碧襦紅裳歛戶曰妾即君之婦劉氏也誼托
絲蘿理無幽顯故遠叩書帙自此及夕即來踰歲乃絕
筠湄詢以科名口占四語云中舉中進士做官做御史
督學在山西巡撫江南止其後一一皆驗

解

長安明時五隅頭有葉姓老翁鬚已皓然一道人過之
化齋葉仰視日近已曰非其時矣道人乃舒右手抹翁
右頰尋鬚而下曰美哉鬚遂飄然而行少時侍婢見右

畔鬚純黑而半面肉色亦嫩如少年後翁得上壽鬚容

卒不變

長安縣志

嘉靖三十九年永壽城西武亭河岸穴中出白霧俄然
結成人馬形有乘馬者有步行者宛然如生皆雄傑可

畏至盤道山北散為有翼螻蛄

永壽縣志

溫韜發諸陵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嘉靖戊戌先君作吏
隴西道出乾州土人云過則天陵如有謾語輒以雷雨
報之先君弗信為一詩詆之行不數里雷雨大作仲兄

再過其地復賦一詩詆之中道亦遭風雨千年虐燭死

而不亡

何偉然
廣快書

崇禎甲戌澄城關帝廟有畫虎道士諷經至夜三鼓見
虎雙眸炯然從壁而下若將噬人道士取斧格之虎上

壁忽不見

二申
野錄

吉給諫時為諸生讀書城隍廟偶暮歸忽聞門下有人
言去得否徐伺之乃二泥鬼言也須臾二鬼下臺東向
行時因尾之一鬼曰勿高言吉解元在後尋至一人家

叩門即開以納次日往訊主人言有女得疾每起鼓後如魃魘狀至五更方甦時令取硃紙書吉解元在此五字貼床頭女尋愈後時果發解

長安縣志

米脂諸生賀時雨貢生艾詒誥督師汪喬年上書請發李自成祖墳為厭勝計喬年以聞報可事下知縣邊大綬親臨發掘及開有大蛇十數皆長丈餘回旋其中枯骸成漆色生毛髮赤蟻數斛盡焚棄之

延綬志

崇禎末蒲城人屈曼為縣隸嘗中途醉卧夜半見古槐

間有少年書生仰月呼吸俄而口吐一珠色赤於火以手承弄曼踉蹌而前奪取吞嚙書生怒爭不已既而曰假汝經年仍當歸我隨失所在曼吞珠後體甚臃忽咸謂曼得隱形術適御史巡蒲錄諸訟牒怨家重賂曼徑入堂掣牒左右無見者御史覺階前有半體人案牒翻翻自動心甚駭異急以所佩印重按之忽得人手其全體遂現立命篋斃掩埋逾夕其地墳起成一小穴若有物出入狀益書生取珠為之

贖

明末少華峰有龍出玉皇殿泥龍內坐山道人及張天

錫見之

華州志

鑒戒

秦孝公用商君嘗臨渭論囚渭水盡赤孝公卒太子立
發吏捕商君商君亡至闕下欲舍客舍舍主人不知其是
商君也曰商君之法舍人無驗者坐之商君喟然歎曰
嗟乎為法之弊至此哉

史記商君傳

郭解軼人徙入關關中賢豪知與不知聞其聲爭交驩

解殺楊季主楊季主家上書人又殺之闕下上聞乃下
吏捕解解亡置其母家室夏陽身至臨晉出關久之得解

遂族郭解

史記游
俠傳

趙廣漢為京兆尹好用世吏子孫新進少年者專屬強
壯蠱氣見事風生以私怨論殺男子禁富人上書言之
事下丞相御史按驗廣漢疑丞相夫人殺侍婢欲以脇
丞相乃將吏卒入丞相府召夫人跪庭下受辭收奴婢
十餘人去丞相上書自陳上惡之下廣漢廷尉竟坐爵

斬漢書本傳

減宣為左內史其治米鹽事小大皆關其手自部署縣名曹實物官吏令丞弗得擅搖動以重法繩之居官數年廢為右扶風坐怨成信漢書曰成信宣吏信亡藏上林中宣

使郿令格殺信吏卒格信時射中上林苑門宣下吏抵罪以為大逆當族自殺史記酷吏傳

王溫舒者陽陵人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遷河內太守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族小者死

流血十餘里其好殺伐行威如此歲餘會宛軍發詔徵豪吏溫舒匿其吏華成及人有變告溫舒他姦利事罪

至族自殺

史記酷吏傳

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吝梁冀以乘馬遺之從貸錢五千萬奮以三千萬與之冀大怒乃告郡縣認奮毋為其守藏婢云乃盜白珠十斛紫金千斤以叛遂收考奮

兄弟死於獄中悉沒貲財億七千餘萬

後漢書梁冀傳

董卓既死當時日月清淨微風不起是璜等及宗族老

弱悉在郿皆還為其羣下所斫射卓母年九十走至塢
門曰乞脫我死即斬首素氏門生故吏改殯諸素死於
郿者斂聚董氏尸於其側而焚之暴卓尸於市卓素肥
膏流浸地草為之丹守尸吏冥以為大炷致卓臍中以
為燈光明達旦如是積日後卓故部曲收所燒者灰并
以一棺棺之葬於郿卓塢中金有二三萬斤銀八九萬
斤珠玉錦繡奇玩雜物皆山崇阜積不可知數

英雄記

李

催等葬董卓於郿葬日大風雷霆震卓墓流水入藏漂

其棺木

後漢書
董卓傳

王如新豐人初為州武吏時關中荒殘潛結無賴諸少年乘夜襲破山簡杜弋軍於是馮翊嚴凝長安侯脫等各率其黨攻城殺令以應之未幾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領司雍二州牧歸王敦卒為敦所誅

晉書
本傳

皇初中姚興給事黃門侍郎古成詵每以天下是非為已任時京兆韋高慕阮籍為人居母喪彈琴飲酒詵聞而泣曰吾當私刃斬之以崇風教遂持劍求高高懼逃

匿終身不敢見詵

姚興載記

魏蓋吳反杏城關中騷動帝西伐至於長安先是長安沙門種麥寺內御騶牧馬於麥中帝入觀馬沙門飲從官酒從官入其便室見大有弓矢矛楯出以奏聞帝曰此非沙門所用當與蓋吳同謀規害人耳命有司案誅一寺閱其財產大得釀酒具及州郡牧守富人所寄藏物蓋以萬計又為曲室與貴室女私亂帝既怒沙門非法崔浩時從行因進其說詔誅長安沙門焚破佛像勅

下四方令一依長安故事

魏書釋老志

杜陵人韋伯昕學尚有壯氣自以才智優於裴植常輕之延昌末告植謀為廢黜植坐死後百餘日伯昕亦病

卒臨亡見植為祟云

魏書裴叔業傳

燕榮華陰人性剛嚴有武藝仕周從武帝伐齊以功授開府儀同三司隋文帝受禪徵為武侯將軍除幽州總管榮性嚴酷嘗按部道次見叢荆堪為篋命取之輒以試人人或自陳無咎榮曰有罪當免及後犯將搃之人

曰前被杖許有罪宥之榮曰無過尚爾况有過耶榜捶如舊每巡省管內聞人吏妻有美色輒舍其室而淫之暴縱日甚元弘嗣除幽州長史懼辱固辭上知之勅榮弘嗣杖十已上罪皆奏聞榮遣弘嗣監納倉粟颺得一糠一粃罰之每笞不滿十一日中或至三數如是歷年怨隙日構遂收付獄絕其糧弘嗣飢抽衣絮雜水咽之其妻詣闕稱寃上遣考功侍郎劉士龍馳驛鞠問奏榮毒虐又賊穢狼藉徵還京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

蛆數斛從地噴出未幾榮死於其處

北史酷吏傳

王文同頻陽人開皇中以軍功拜儀同煬帝嗣位出為恒山郡贊務有一豪猾每持長吏長短文同下車聞其名而數之因令剡木為木橛埋之於庭出尺餘四面各埋小橛令其人蹈心於木橛上縛四支於小橛以棒打其背應時潰爛郡中大駭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北至河間召郡官人小有遲違者輒覆面於地捶殺之求沙門相聚講論及共為佛會者數百人文同

以為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
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郡中士女號哭於路諸郡驚駭
各奏其事帝聞大怒遣使馳鎖之斬於河間

北史本傳

魚俱羅

馮翊下邳人

初煬帝在藩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

大都督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
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其眼有溫酒不適者立斷其
舌帝以贊藩邸之舊不忍加誅令自為計贊飲藥而死

隋書魚俱羅傳

大業中京兆獄卒失其名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為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數歲而死

廣古今五行記

隋大業末有道者居太白山煉丹砂有成弼者給侍甚久一日以家艱辭去道者遺丹十粒令一粒化赤銅十斤足辦葬事弼還如言襄事復入山求丹不與乃持刀刼之斷手刖足顏色不變并斬其首解衣見肘後有赤囊開之則丹也弼喜持之下山忽聞呼弼聲回顧乃道

者也曰吾不期與子至此子受丹神必誅汝終如吾矣
言已不見弼既得丹多變黃金家大富則為人告云有
姦弼自列能成黃金唐太宗召試有驗因授五品官令
造金凡造數萬斤而丹盡因求去帝令列其方弼訴不
知帝謂其詐遂令斷手刖足斬首如道者云

廣異記

武德四年赦王世充為庶人與兄弟子姪處蜀以防夫
未脩置雍州解舍獨孤機之子修德帥兄弟至其所矯
稱勅呼鄭王世充與兄世憚趨出修德等殺之其餘兄

弟子姪等於道亦以謀反誅武德二年獨孤機兄弟為世充所殺故修德報仇

通鑑注

李密字元邃其先襄平人父寬隋上柱國遂家長安密趣解雄遠多策畧以陰為千牛備身謝病去感厲讀書以蒲韞乘牛挂漢書一帙角上行且讀時賊翟讓聚黨萬人密以策干讓讓分兵與密號蒲山公推為盟主建號魏公密殺讓心稍驕武德元年王世充悉衆決戰密軍潰歸關中高祖拜光祿卿封邢國公殊怨望高祖詔

以本兵就黎陽招撫故部曲王伯當為副馳至稠桑驛
有詔復召密密大懼謀叛伯當止之不從熊州副將盛

彥師擊斬之

唐書
本傳

那羅邇娑婆寐帝那伏國人也貞觀二十二年右衛率
長史王元策破帝那伏國得之自言壽三百歲云有長
生之術太宗深加敬禮造延年之藥發使天下採諸奇
藥異石有藥名畔茶位水出山中石臼內有七種色或
熱或冷能消草木金鐵人手入水即銷爛欲取之以駱

駝羴體沈於石臼以水轉注瓠蘆中每有此水處即有石桂似人形守之若彼山人傳道出此水者即死又有藥名咀賴羅在高山石崖腹有石孔孔前有一小樹其葉青綠狀如黎杏石孔中有大毒蛇守之人不得到欲取此樹為藥以大方頭箭射取枝葉葉下便有鳥銜將飛去即以衆箭射鳥而取其葉詭異之事類多如此徒延歲月術卒不就終死於長安

冊府元龜

白鐵余者延州稽胡也先於深山中埋一銅佛像經數

年草生其上詔鄉人曰吾昨夜山下過見有佛光於是
卜日設齋以出聖佛及期集數百人命於非所藏處斲
不得則詭曰諸人不至誠布施佛不可見是日男女爭
施捨百餘萬即於埋處斲之得銅佛鄉人以為聖人遠
近相傳莫不欲見宣言曰見聖佛者百病即愈計百里
老小士女皆就之乃緋綾為袋數十重盛佛像人來觀
者去其一重一回布施獲千萬乃見其像如此矯偽一
二年鄉人歸伏遂作亂自稱光王署置官屬設長吏為

患數年命將軍程務挺討斬之

朝野僉載

薛萬均弟萬徹

按薛萬徹咸陽人

高宗永徽二年授寧州刺史

入朝與房遺愛昵甚因曰我雖病足坐置京師諸輩猶不敢動遺愛曰若國有變當與公共輔荆王謀洩下獄

誅

唐書薛萬均傳附

杜如晦次子荷

按杜氏杜陵人

性暴詭不循法尚城陽公主

官至尚乘奉御封襄陽郡公承乾謀反荷曰琅邪顏利

仁善星數言天有變宜建大事陛下當為太上皇請稱

疾上必臨問可以得志及敗坐誅臨刑意象軒驚

唐書杜如

晦傳

周興萬年人少習法律自尚書吏積遷秋官侍郎屢決制獄文深峭妄殺數千人天授中人告興與丘神勣謀反詔來俊臣鞠狀興未知被告方對俊臣食俊臣曰囚多不服奈何曰易耳內之大甕熾炭周之何事不承俊臣曰善命取甕具熾火徐謂興曰有詔按君請嘗之興

駭汗叩頭服罪

唐書本傳

來俊臣萬年人凶險不事生產妄告密引見則天以為忠累遷侍御史按制獄少不會意者必引之前後至族千餘家則天於麗景門別置推事院令俊臣等按鞠俊臣造告密羅織經一卷皆有條貫支節布置事由每鞠囚無輕重多以醋灌鼻禁地牢中或盛之甕中以火燒炙之並絕其糧至有抽衣絮以噉者每有赦令俊臣必先遣獄卒盡殺重囚然後宣示由是告密之徒紛然道路諸武及太平公主恐懼共發其罪乃棄市國人無少

長皆怨之競剗其肉斯須盡矣

舊唐書
酷吏傳

來子珣萬年人永昌初上疏擢左臺監察御史后倚以
按獄多徇后旨故賜姓武字家臣既誣雅州刺史劉行
實弟兄謀反誅得遷游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俄流

死

唐書來俊
臣傳附

唐則天初京兆人李全聞家富於財性好殺戮猪羊驢
犢皆烹宰於前常與諸子取鳥雀以刀齊刈其頭即放
飛看其飛得近遠遠者為勝近者為負以此戲樂在家

極嚴殘婢妾及奴客少有事或懸開其心或剗去其目
其妻初生一子自眼上眇有皮垂下至於鼻從額已後
又有一片皮垂至於頸有似人着帽焉後生一子牙爪
如虎口似鷹吻又生一子從項至腰有縫撥看見其心
肺五臟生而俱死其兄亦好鷹犬弋獵性又殘忍酷毒
其妻生男項上有肉枷鳥獸魚鱉形或無眼鼻者數矣

廣古今
五行記

周侍御史侯思止醴泉賣餅食人也羅告准例酬五品

於上前索御史上曰卿不識字對曰獬豸豈識字但為
國觸罪人而已遂授之凡推勘殺戮甚衆更無餘語唯
謂囚徒曰不用你書言筆語止還我白司馬若不肯來
俊即與你孟青橫遭苦楚非命者不可勝數白司馬者
北邙山司馬坂也來俊者中丞來俊臣也孟青者將軍
孟青棒也後坐私蓄錦朝堂決殺之

朝野
僉載

張易之兄弟驕貴強奪莊宅奴婢姬妾不可勝數昌期
於萬年縣街內行逢一女人壻抱兒相逐昌期馬鞭撥

其頭巾女婦罵之昌期顧謂奴曰橫馱將來壻投匭三四狀並不出昌期捉送萬年縣誣以他罪決死之昌儀常謂人曰丈夫當如此今時千人推我不能倒及其敗也萬人擎我不能起俄而事敗兄弟俱斬

朝野僉載

天受年彭城劉誠之粗險不調凌上忽下恐嚇財物從萬年縣尉常彥瑋索錢一百千云我是劉果毅當與富貴彥瑋進狀告之上令二給事先入彥瑋房中下簾坐牕下聽之有頃誠之及盧千仞至坐談彥瑋引之說國

家短長無所忌諱給事一一紙筆抄之以進上怒令金
吾捕捉親問之具承遂腰斬誡之千仞處絞授彥瑋侍

御史

朝野
僉載

崔湜為襄州刺史請別開南山新路以趣商州役工數
萬死者十三四仍嚴錮舊道不許人行其新路每經夏
潦摧壓踣陷行旅艱辛僵仆相繼後湜流嶺表俄誅戮
於路山南人先苦湜所役競以磚瓦投擲其尸應時盡
碎而商州奏請復依舊路

冊府
元龜

景雲中西京霖雨六十餘日有一胡僧名寶嚴自云有術能止雨設壇場讀經呪其時禁屠家寶嚴用羊二十口馬二疋以祭祀讀經五十餘日其雨更盛於是斬逐

胡僧其雨遂止

朝野金載

相王誅逆韋崔日用將兵杜曲誅諸韋畧盡綳子中嬰

孩亦捏殺之

朝野金載

京兆尹崔日知處分長安萬年及諸縣左降流移人不許暫停有違晷刻所由決杖無何日知貶欽縣丞被縣

家催求與妻子別不得

朝野
僉載

楊虞卿為京兆尹市里有三王子力能揭巨石遍身圖
劊前後合抵死數四皆匿軍以免會有過楊令所由數
人捕獲閉關杖殺之判云刺劊四肢口稱王子何須訊

問便合當辜

酉陽
雜俎

王旭侍中珪孫神龍初遷累左臺侍御史每治獄囚皆
逆服制獄械率有名曰驢駒拔橛犢子懸等以怖下又
絕髮以石脅承之時監察御史李嵩李全交皆嚴酷與

旭埒京師號三豹里閭至相詛曰若違教值三豹宋王
憲官屬納希虬兄為劍南令坐賊旭奉使臨訊見其妻
美逼亂之囚殺其夫納賊數百萬希虬泣訴於王王為
上聞詔劾治獲姦賊不貲貶龍州尉志而死

唐書本傳
按王旭

鄆縣人

王涯有再從弟沐家於江南貧且老聞涯為相跨驢詣
之欲求一簿尉留長安二歲始得一見涯待之殊落寞
久之沐因嬖奴以道所欲涯許以微官自是旦夕造門

以俟命及涯家被收沐適在其第與涯俱腰斬舒元與有族子守謙愿而敏元與愛之從元與者且十年一日忽以非罪怒之日加譴責奴婢輩亦薄之守謙求歸元與亦不留悲嘆而去夕至昭應聞元與收族守謙獨免

通鑑

天寶中御史大夫王鉷有罪賜死縣官簿錄鉷太平坊宅數日不能遍宅內有自雨亭從簷上飛流四注當夏處之凜若高秋又有寶鈿井欄不知其價他物稱是

封氏

見聞錄

長安城中有豪民楊崇義者妻劉氏與隣舍兒李弇私通崇義一日醉歸劉氏與李弇同謀而害之埋於枯井中其時僕妾輩並無所覺惟有鸚鵡一隻在堂前架上洎殺崇義之後其妻遂經府陳詞言其夫不歸竊慮為人所害府縣官吏莫究其弊後來縣官等再詣崇義家檢校鸚鵡忽然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弇也官吏遂執劉氏及李弇備招情款府尹具事案奏聞明皇歎訝

久之封鸚鵡為綠衣使者

開元天寶遺事

鳳州城南有明相寺佛數尊皆飾以金亂後有貧民刮金鬻而自給迨至時寧金絲已盡於是遍身生癬癢不可忍必須以物自刮皮盡至肉肉盡至骨而死

王琰冥祥記

長安完盛時有一道術人稱得丹砂之妙顏如弱冠自言三百餘歲京都人甚慕之至於輸貨求丹橫經請益者門如市肆時有朝士數人造其地飲啜方酣有闍者報曰郎君從莊上來欲參覲俄見一老叟鬚髮如銀昏

耄偃僂趨前而拜拜訖叱入中門徐謂坐客曰小兒愚
駭不肯服食丹砂以至於未及百歲枯槁如斯坐
客愈更神之後有人私詰道者親故乃云偃僂者即其
父也好道術者受其誑惑如欺嬰孩矣

玉堂
閒話

元載結中人董秀厚啖以金使刺取密旨帝有所屬必
先知之探微揣端無不諧契故帝任不疑魚朝恩誅載
益矜肆外委主書卓英倩李待榮內刼婦言縱諸子闕
通貨賄擠忠良進貪猥城中開南北二第室宇奢廣當

時為冠近郊作觀榭帳帟什器不徙而供膏腴列墅疆
畛相望名姝異伎雖禁中不逮帝盡得其狀李少良上
書詆其醜狀載怒殺少良帝積怒大歷十二年詔收載

賜死

唐書
本傳

元載寵姬薛瑤英母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
生瑤英及載納為姬善為巧媚載惑之怠於庶務瑤英
父兄與趙娟出入賄賂號為關節天下齎寶貨求大官
職無不指薛為梯媒載死瑤英自為俚妻矣

杜陽
雜編

元載

於萬年縣佛堂子中謁主官乞一快死主者曰相公今

受些子汚泥不怪也乃脫穢襪塞其口而終

嘉話錄

華山道士明思遠勤修道錄三十餘年常教人金水分
形之法並閉氣存思師事甚衆永泰中華州虎暴思遠
云虎不足畏但閉氣存思令十指頭各出一獅子虎即
去思遠無與人同行欲暮於谷口行逢虎其伴驚懼散
去唯思遠端然閉氣存思俄爲虎所食其徒明日於谷

口相尋但見松蘿及雙履耳

辨疑志

李廣弘小字軟奴自稱嵩山僧或詐云王孫與其黨王
昌至京師有董昌者導廣弘舍於資敬寺尼智因董昌
又令妖人唐郭言廣弘當大貴郭又誘射生將韓欽緒
李政諫南珍霞及神策將魏循李係前越州參軍李昉
明經陸降於廣弘所皆行君臣之禮各有署置廣弘通
於智因許以為妃又云嶽瀆為我擇十月十日庚寅舉
行魏循李係上變令中官捕之三司覆驗連坐死者百

人

冊府
元龜

上都市肆惡少率髡而膚劊備衆物形狀恃諸軍張拳
強劫至有以蛇集酒家捉羊甲擊人者京兆尹薛元賞
上言白令里長潛捕約三十餘人悉杖殺屍於市市人
有點青者皆災滅之時大寧坊力者張幹劊左膊曰生
不怕京兆尹右膊曰死不畏閻羅王又有王力奴以錢
五千召劊工可胷腹為山亭院池樹草木鳥獸無不悉
具公悉杖殺之

酉陽
雜俎

元和初天水趙雲客遊廊時過中部縣縣寮有讎吏擒

一囚至罪不甚重官寮願縱之雲醉因勸加刑杖之二
十累月雲出塞行及蘆子關道逢一人要之過其居命
酒偶酌既而問曰君省相識耶前某月日於中部值君
某遭罹橫罪與君素無讐隙為君所勸因被重刑雲遽
起謝之其人曰吾望子久矣乃令左右拽入一室有大
坑深三文餘中惟貯酒糟數十斗剥去其衣推雲於中
飢食其糟渴飲其汁昏昏幾一月乃出之使人感額按
捩肢體手指肩髀皆改舊提出風中倏然凝定至於聲

韻亦改以為賤隸會其弟為御史出案靈州獄雲以前
事密疏示之其弟告於觀察使李銘由是發卒討尋盡
得姦人而覆滅其黨臨刑亦無隱匿云前後如此變改

人者數代矣

獨異記

溫韜京兆華原人少為盜後事李茂貞為華原鎮將茂
貞以華原縣為耀州韜為刺史梁太祖圍茂貞於鳳翔
韜以耀州降梁即以韜為節度使韜在鎮七年唐諸陵
在境內者悉發之取其金寶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

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為正寢東西廂列石床床上石函中為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王筆迹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風雨不可發後求徙他鎮遂徙忠武莊宗滅梁韜來朝莊宗待韜甚厚郭崇諳曰此刼陵賊罪不可赦莊宗遽遣還鎮明宗入洛流德州

賜死

五代史本傳

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色傾國喜讀書屬文尤致意吟咏咸通初從冠帔於咸宜

或載酒詣之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其詩有雲情自鬱
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一女僮曰綠翹亦明慧有色
一日機為隣院所邀迨暮方歸綠翹曰適某客來知鍊
師不在而去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
扃戶命翹入卧內訊之裸而笞百數既委頓請盃水酌
地曰無天則無所訴若有誰能抑我言訖絕於地機坎
後庭瘞之自謂無人知者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
客有宴於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

於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深銜之聞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鍤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

三水
小牘

有處子姓文不記其名居漢中以燒煉為業有富商李十五郎者積貨甚多為文所惑三年之內家財罄空恥

之自經又有蜀中大將屯兵漢中者亦為所惑華陽坊
有成太尉新造一第未居言其空淨遂求主者賃以燒
藥因火發焚其第延其一坊掃地而盡文遂夜遁欲向
西取桑林路東趨斜谷以脫身出門便為猛虎所逐不
得西去遂北入王子山虎隨之不離跬步既窘迫遂攀
枝上樹以帶自縛於喬柯之上虎遶樹咆哮及曉官司
捕逐者及樹下虎乃徐去遂就樹擒之斬於燒藥之所

王氏
見聞

長安城西明寺鐘寇亂之後有貧民偷其銅袖鉏鑿往
竊鑿之日獲一二斤鬻於闕閭如是經年其家忽失所
在市銅者亦訝其不來後官欲徙鐘於別寺見寺鐘平
墮在閣上及仆之見盜鐘者抱鉏鑿儼然坐於其間即
已乾枯矣

玉堂
閒話

偽蜀王宗信鎮鳳州有角觝人蘇鐸者委之巡警嘗與
宗信之左右孫延膺不協宗信因暇日登樓望見蘇鐸
錦袍束帶似遠行人之狀宗信訝之鐸本岐人也延膺

因譖曰蘇鐸雖受公畜養其如包藏禍心久欲逃去宗
信大怒立命擒至先斷舌齧肉然後斬之及延膺作逆
其被法之狀一如鐸焉

儆戒錄

臨潼縣驛前有娼婦三子皆售諸過客二為正使一為
郎官正使者一田一劉郎官者縣人田升卿也田登第
嫡父自陳升卿大怒聞公決杖元祐中升卿坐市易錢
不明配流廣南人謂無親之報

畫墁錄

劉原父晚年病日月兒女皆不能認人言永興中多發

塚墓求古物致此

暇日記

武功典史張儀儀封人刻薄狡險善虐其民取之及骨髓及語百姓吾為吏廉士大夫不知也即有弗廉我安敢昧城隍當使我父子同日橫死不踰年果父子同日

死壯兵祇候儀宅者是夜未寐見二長鬚人皂衣持鎖突入儀寢兵以為同事者俄傳儀子死兵亟尋持鎖者

內無有也乃儀亦暴死日中

武功志

張獻忠號八大王延安衛柳樹澗人為府快手不得志

去從神一魁領紅旗為先鋒有力多詭同夥咸尊事之
點燈子清澗人趙四兒也紫金梁者即王自用一名王
和尚老回回者即馬守應皆綏德人也過天星者張天
綝也綏德人惠登相者亦號過天星清澗人也曹操者
羅汝才也延安人多智而狡賊中號之為曹操

延綏志
按諸

賊旋相
殄滅

李自成小字磴生米脂人居於懷遠堡之李繼遷寨二
十一歲應募銀川馬夫夜失道有雙狼引之行給事劉

懋上言裁減驛站自成復無聊里中推為里長值催科甚迫縣令笞之加以袒自成脫去竄入王左掛子苗美隊中號八隊闖將自成身不甚長高顴深頤鵠目鷹鼻反膺巨肩後髮際如蠶聲似豺而語甚遲緩遠望之猶俗所畫鍾馗也性慘酷鉗鑿鉗鋸不離左右斫足剖心日以為常後南奔辰州往邨落中求食邨民擊之不知

所終

延綏志

姜瓖榆林人明崇禎間掛鎮朔將軍印鎮大同李自成

之亂瓌投賊自成敗來歸仍命為大同總兵官內懷反側順治五年冬院府各官出城閱糧瓌乘虛舉兵朔渾望風奔潰我師雲集立復朔渾等處遂圍大同六年秋

賊黨勢窮內潰斬瓌首出降

山西通志



陝西通志卷一百

後序

皇上御極之六年纂修一統志總裁官請

勅直省督撫增修志書各將本省名宦鄉賢孝子節婦

一應事實詳細查核尅期一年保送到館

皇上睿思弘遠恐時日太促草率從事

特命寬其期限務期考據詳明撫採精當無闕無濫以

成完善之書

聖天子至公至當循名覈實之心何詳慎也秦於域中

金史卷八十八 後序
為形勝之地沃野千里名山大川土宜物產甲於
他省又自周以來名卿碩輔賢人君子比肩接跡
指不勝屈當此

重熙累洽化行俗美之時其砥節礪行確有徵據足以
感人心而維風化所當發潛德之幽光者應更不
可勝數若使淹沒無聞或冒濫失實誰職其咎司
其事者可不慎歟

臣於雍正七年奉

命到蘭所過西鳳邠乾諸屬凡遇山川人物兵屯馬驛

諸政靡不究心思欲有所發明或可為修志一助
秦中幅幘遼濶足蹟所至十未歷一又車塵馬足
見聞不廣終亦無所裨補雍正十年恭膺

簡命署理督篆兼經紀西師移駐酒泉不獲親與較讐
之事惟有仰體

聖天子詳慎之意叮嚀告誡使司其事者務出於公當
而已十三年春志書告成臣詳加披閱為星野為
建置為疆域為山川為城池為公署為關梁為封

爵為職官為貢賦為學校為祠祀為選舉為兵防
為驛傳為屯運為水利為鹽法為茶馬為物產為
風俗為祥異為帝系為名官為人物為陵墓為古
蹟為經籍為紀事為德音為藝文為拾遺為卷有
百為類三十有二按其凡例考其紀載雖未敢信
為完善之書而所謂詳且慎者或庶乎其有合也
夫山川土田貢賦物產以及兵屯驛鹽茶馬諸政
俱有定制獨至

聖明之世百物繁昌諸政興舉無不超軼前代而況
德政之所涵濡教化之所興起唯願官茲土者人人勉
為循吏生茲土者人人勉為善良父子勉為孝慈
夫婦勉為節義生聚日益繁土田日益闢才俊日
益升風俗日益厚淳樸渾穆比戶可封庶幾仰副
聖天子陶成樂育之心而成一道同風之盛也是則
臣之所厚望也夫

皆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吏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印務

并辦理軍需事件

臣

劉於義謹序

後序

勅修陝西通志告成釐為百卷裝成函帙臣史貽直謹

會同吏部尚書署理陝西總督臣劉於義陝西巡

撫臣碩色奉

表上

進恭呈

御覽而臣荷蒙

聖恩畀以總理陝撫重任莅職三載於通志一書與有



監修之責今得通觀厥成臣敬拜手稽首而颺言

其後曰

國家統壹四海湛恩龐鴻赫聲濯靈固東震日域而
西聳月窟矣欽惟我

皇上亶聰天縱文武聖神參兩執中體元纘緒

皇恩普被首及三秦溯自

御極以來其嘉惠乎西土者不可殫述獨屯衛未完之
銀米歷有歲年豁西安所屬之錢糧動逾百萬寬

徵展課矜恤三時耕耨之夫墾畝脩渠永垂萬世
農桑之利而且

王師西指頻歲軍興

皇上軫念民勞

恩綸疊沛飛芻輓粟則腳價歲以加增好義樂輸即束
草償其價值賞給兌運之餘米捐免領借之帑金
浩蕩

皇恩天高地厚

臣

不知秦民何脩而得此也伏念

臣自

雍正九年四月以左都御史蒙

皇上特簡率同翰林以下諸臣共五十餘員恭捧

聖諭至陝宣諭化導

臣

親睹秦省之民扶老携幼歡呼

舞蹈奔走恐後及至跪聆

訓旨率皆感激

天恩叩頭流涕迄今讀所

頒上諭洵足以格天地而動鬼神矣臣遂於是年八月

蒙

恩命

臣

協同工部侍郎

臣

馬爾泰辦理陝西巡撫事務

冬十一月復蒙

恩擢

臣

兵部尚書十年冬十一月

命

臣

署理陝西巡撫印務又於十一年冬十二月蒙

聖恩調

臣

戶部尚書仍總理西安巡撫並一切軍需事

務

臣

受

恩深重忝寄封疆仰見

皇上之愛養秦民者如此其周詳俯悉秦民之感戴

皇上者又如此其忠摯

臣

敢不夙夜冰兢以期報稱

臣

每於辦理政務之餘取通志而參稽考覈焉竊見夫山川之雄秀疆域之縱橫戶口之殷繁原田之膏沃學校為人材淵藪兵防則關塞干城陂渠無鄭白之饒鹽鐵擅公私之富民風質木而尚義習俗剛果而近仁家無黷禮之祀士無畔道之言官斯土者以法而以廉舉於鄉者有恒而有物

臣

不

禁掩卷踊躍額手稱慶恍然曰此固

本朝

列聖相承仁漸義摩垂百有餘年而後能若此其盛也又

況加以

皇上之深仁厚澤淪肌浹髓如天之覆如地之載如日

月之照臨如雨露之敷施雖秦之慈母亦不能鞠

育其子至於如此也宜乎通志所載若是之詳明

而大備矣抑臣聞之土無常俗教有定式上之遷

下均之埏埴臣以一介庸愚疊奉

簡命而撫綏其地自愧智不能以理人材不足以宰物
惟有日宣

聖德仰體

皇仁進秦民而噢咻之訓誨之化其車鄰駟驥之偏而
躋於豐鎬二南之盛至於察吏治以整飭官方酌
時宜以興起富教皆臣所夙夜思維而冀以仰報
主恩者也矧

天威震疊西師屢奏捷書計大軍之凱旋匪朝伊夕則

秦民休養生息正在此時臣益當奮自淬磨勉圖
後效若夫是書之整比綱條啟發凡例與損益乎
古今訂正其訛闕皆有司者之事而臣不敢以瀆
告於

君父者也故不具贅時

雍正十三年二月初一日

賜進士出身光祿大夫

欽命經筵講官戶部尚書仍暫留西安總理巡撫並一

切軍需事務加四級紀錄八次臣史貽直謹序